熙朝軼事

熙朝軼事

熙朝軼事

雲嵩書屋

熙朝軼事序

夫史有闕文歷代之所不免野有遺賢聖世亦猶然矣是以高士逸民之傳所以闡揚隱淪也稗官野乘之記所以補綴文獻者也然而夷考千秋遺逸之流登諸史乘名垂來許者能幾人也夷逸朱張之徒尚無傳於經籍況下此者之埋沒草野泯泯寥寥又何可勝言哉惟我　本朝文治休明臺閣山林赫赫彬彬咸有表章至如委巷下里之中一善一藝之可錄者亦皆收之簡牘枝史叢編溢宇充棟然而懷瑾之士潛光斂華每多韞櫝而藏之操觚之家廣搜博採

猶有遺珠之歎焉此有志者之慨然興感而熙朝軼事之所以作也卷中所載若而人俱是隱於閭井老死蓬蒿旣無施措於當時又不馳騖於名場本末終始之如何雖不得其梗槪而其一節一能片言隻字之幸而遺傳者有如文豹之過管偶得一斑亦足動人心目推此以論則之人之非熊非羆非惠非夷復孰能測之哉惜乎利器而不遇盤錯鬱鬱沉埋於塵土之中高風雅韻雲烟俱化而所不泯者惟有翠羽零金焦桐餘響托知音於身後發幽光於泉下斯亦可慰夫冥漠之際而與榮於巖穴之間矣將付剞劂

屬余一言顧余之言何足重輕乎是卷哉蒐羅散佚
撏撦墜緒俾已漫之蹟得復著于世編之者之苦心
致力誠可感也吾當往質于太史氏以備文獻之闕
漏云爾
丙寅仲夏正憲大夫禮曹判書南秉吉序

熙朝軼事目錄

卷上

白胤者　韓以亨　李夢鯉　崔天翼
朴永錫　李最濬　金泳
卷下
石希璞　李彥瑱　李亶佃　千壽慶
金洛瑞　張混　王太　趙秀三
鄭民秀　朴允默　李至和　金弘遠
鄭芝潤　李壽長　嚴漢朋　曹匡振
金鳴國　秦再奚　金弘道　崔北
林熙之　田琦　白光炫　趙光一
李益成　庚纘洪　金鍾貴　金聖基

抄撮羣書目錄

公私聞見錄 鄭東平尉載崙著
雷淵集 南文清公有容著
保晚齋集 徐文靖公命膺著
近齋集 朴文獻公胤源著
耳溪集 洪文獻公良浩著
金陵集 南文獻公轍著
碩齋稿 尹文獻公行恁著
方是閒輯 上同
楓皐集 金忠文公祖淳著
淵泉稿 洪文簡公奭周著
青城集 成北青大中著
盎葉記 李雅亭德懋著
冷齋集 柳豊川得恭著
古芸堂筆記 上同
柳下集 洪滄浪世泰著
浣巖集 鄭學官來僑著
省齋集 高時彥著
昭代風謠 上同

熙朝軼事上

江陽　李慶民　編

韓舜繼

古之隱者類多隱於市薛公賣膠隱於邯鄲市韓伯休賣藥隱於長安市嚴君平賣卜隱於成都市彼其志與世長辭則山巔水涯其隱也乃自甘鄙事隱於販鬻何也及考市隱韓先生舜繼之爲隱也則知其心未始屑屑然自見其隱又何市與匪市之擇哉嗚呼觀於此而驗其隱之高也先生字仁淑　宣祖時人始籍交河中世徙居松都事母至孝病甘饌不給

範銅爲市其爲器精緻價且不貳買者日之先生之市而不之他匠他匠往往失利先生即曰利其可專乎讓不之自居嘗購銅鼓鑄有金躍於爐諦視之銅盡金也卽掇其鼓鑄托以銅麤悉收還其主於是先生之爲市不違於道而售其直僅取足母養有餘則頒諸族戚之貧者及母歿先生三年不鹽菜盡去其爐冶型範終身不復向市是先生之市以母故市也先生雖業於市然律已甚嚴家人有過不與之言使自恐懼畏服夜則張燈爐側讀古人書其有意會發而爲詩多奇偉可誦者徐花潭敬德知先生可與適

道要入山講劘先生辭以母老一時賢人君子如李文成公珥成文簡公渾常以道訪之傾蓋至日昃其稱市隱自兩賢發之也留守鄭彥智將以先生行治聞于朝請蠲征役先生曰不可有戶則征有身則役民之分也民不征役惡乎爲民哉復以其三子屬之正兵曰分當然也是先生之隱以分故隱也先生年五十九沒沒之前告家人期沐浴正席恬而逝赤氣滿室三日乃滅四耐翁安慶昌與先生相友善歎曰異人之死固有異於人也贈司憲府持平保晩齋集

劉希慶

劉希慶字應吉十三而孤負土以葬仍守不去隣僧哀之作土宇墓側爇粥勸之事母至孝母病久帖席夙夜其側未嘗少懈間取所藉席出東小門外川上手濯而曝之巖石坐其傍讀書見者異之嘗從南東岡彥經受文公家禮尤明於喪制博考典禮以究極古今之變遂以善治喪名　國喪議用質殺而無能知其制者乃召公裁之士大夫家有喪必請以執禮壬辰倭亂　車駕西幸公即涕泣慷慨號聚義士助官軍討賊事聞　宣廟下教褒賞曰希慶爾惟奮義以滅賊爲志予用嘉之時國家多難詔使相望諸用

費甚多而戸部罄竭宰相有憂之公請召白仁豪數人問計事可集竟得其力以此賞階通政戊午逆臣李爾瞻謀廢　母后脅諸父老投疏違者刑而公獨不肯素與爾瞻熟至是絕之出而遇諸塗爾瞻怒責之公對曰小人有母急於養未暇及公之門及　仁祖反正大臣以其節聞特　命陞秩始公以禮稱諸公間及是諸公高其節義益敬重之朴燁爲義州猛甚殺人如草公子見忤燁將殺之問知爲公子釋之人謂公之賢能使燁失其猛云公爲人恬靜寡欲性愛山水家在淨業院下卽其溪上壘石爲臺名之曰

枕流傍植桃柳數十株每春時紅綠照爛川谷公手
唐詩一卷一几一罍坐臥其中嘯詠終日以自適自
號村隱其爲詩閒淡近唐思庵朴相公亟稱之公卿
大夫咸造其臺上唱和歌詩競相傳玩世所謂枕流
臺詩帖是也永安尉洪公日來訪　仁穆王后聞其
數出嘗使人往覘則見與一老叟對坐盤松之下自
是聞尉往輒下禁臠後地入禁中爲都摠府而松至
今存人識之曰此劉某手植云公年旣高而神骨甚
强士大夫有爲金剛之遊者要以先導則輒勇往不
以老辭嘗慕靜庵之賢道峰書院之刱也公實經紀

之以大耋陞嘉義後用子逸民原從勳贈資憲大夫漢城府判尹公卒於崇禎丙子得年九十二有子五人柳下集

鄭潤

東里先生姓鄭名潤字德公父希僑父子偕隱於俗離山下老死不出山以故鄉人諡曰東里先生希僑年十七生潤而婦早死潤以貧故亦不娶潤多手技飲食衣服之奉不失時而顧工於婦人故終希僑身食未嘗無魚肉衣緜絮甚安適也潤拾橡栗編木葉自備飢寒是以潤四十時視希僑已濩落也所居室

方丈蓄書千餘卷書處倍于人潤少時或勸希僑鬻書以室潤希僑輒摽之曰止吾寧可無子息不可無此書蓋希僑不獨好書之癖亦重其世傳也及潤長而耕樵釣弋必以書隨夜則荆薪繼明旣而虞夏之書先秦漢魏之詩史傳子集懸誦無一字失焉希僑善論策潤工詩賦邑子弟有造請受業者使之坐隴上置筆硯田間耦耕旣撤而篇已成矣人問何不取科第自苦若是希僑笑曰科宦豈可耕且爲哉問者益歎其高也希僑死時年八十餘潤且七十其純歛墳樹躬治而不假人盡以書殉之廬墓終喪不復耕

釣曰親不在吾不憂衣食惟噉草根飮水而已臨死囑其伯姑兄弟之子葬父塚旁潤亦年八十矣秋齋紀異

金昌國

金昌國者江都人也家貧隷鎭撫使親校時夜讀古人書以自娛事父母至孝其食飮或不戒有沙石必撻其妻其妻亦悔泣無怨意東俗每歲首必詢命於賣卜先生者昌國問父命脩短占云不出一紀昌國不言而涕自是日齋沐禱摩尼之神風雨寒暑未暫懈一日二禱焉過一紀父不死郡國報朝廷曰金昌國十年禱父命贖之純孝也朝廷旌其閭曰海東黔

婁 頤齋稿

朴泰星

朴孝子泰星其先密陽人少居漢城漢城人謂之朴孝子老居高陽之淸潭淸潭人稱其居爲孝子洞孝子生三歲父歿稍長踸告母生不承顔歿不執喪吾烏乎用吾情請追服母難之曰若父不幸早死吾忍而生爲若故若爲死者死孰若爲生者生幸而至於壯大不獨生者有辭抑死者不死孝子涕泣敬受命遂不敢服顧遠葷肉啜饘者三年母亦不復强母嘗寢疾孝子不解衣帶而養粥必親煑藥必先嘗平生

財無私畜用不爲概事必稟而後行奉養母四十六年而母歿母歿之十七年爲父歿之歲之父墓成踊成祖成經衰且杖如始喪廬於山下日再上塚悲號雖風雪不廢山蹊危巖多奔湶叢密人烟曠絕猛獸交於道居之晏如也每霜晨月黑獨行顧影肅然魁魈不敢爲黝有鳥與孝子偕鳴止有常處孝子噭然而哭則鳥從而噪哭止噪亦止鳥鷂身鳩色人竟莫能名李槎川趙閣老爲賦異鳥詩旣再朞謂諸子曰吾其勿歸沒齒於阡壠之傍庶有豸乎於是有徙家從之者四年成村觀察使將辟致幕下孝子固辭使

義而許之時　上在位二十一年敦孝理使八道郡縣訪草野節行卓卓者高陽守臣以孝子聞命表其閭孝子蹴然不敢當客譬之曰　君命也不可違鄉里子弟乃共成之旌曰孝子朴泰星之門嗚呼懿哉

贊曰吾聞諸李君寅錫孝子婦家饒於產有健訟者官爲平析之孝子與焉耻以不義得辭不受孝子貧甚弊布衣不掩髂其潔身勵操乃如是士必臨財廉而後百事可做斯人豈噉名者哉朱夫子謂追服意亦近厚不曰合禮而曰近厚爲其不可爲訓於後世也即其不可爲訓於後世也者而人有所不能及也

者孝子有之矣李佐郎孟休撰

洪次奇

童子洪次奇忠州老隱洞人也方在腹父寅輔坐殺人繫獄及乳數月母崔氏將訟寃詣京師次奇養於仲父父呼仲父不知爲寅輔子也甫數歲與羣兒戲忽驚啼不食姆問其故不應良久乃止如是者月三家人恠之後人從邑中來證其日卽州官訊四日也聞者莫不異之家人見其然恐傷其心愈諱其父事至十歲父念年老無出獄期恐一朝命盡不得見子面乃使家人告以實携至獄門次奇抱父大哭遂居

邑中不去負薪易米以供父居數年崔氏屢上言不
報客殁於京旣返葬次奇辭父曰母訟父寃未遂飮
恨而歿又無長成子兒雖幼非兒去誰復脫父死者
父憐其弱不許次奇脫身潛行遂徒步入京撞申聞
鼓事下按使又不報次奇卽留京不歸明年夏會大
旱 上諭中外理重囚次奇伏闕下遇公卿赴朝者
輒泣訴父寃凡十餘日觀者無不感動往往持飯饋
之或梳其頭以去蝨判刑部尹東暹因議因入對白
其狀 上爲之惻然勑按臣詳閱以聞按使以獄老
事眩奏置可否間 上特命貸死放嶺南始命按臣

也次奇冒盛熱走三百里詣使司號泣丐父命及具奏次奇又疾行先驛未抵京百里疾作從者勸少留次奇不可擔到邸力疾復伏闕痘瘡大發四日已不省時爲夢語曰吾父活耶及赦下傍人呼告之次奇驚覺曰信耶豈寬我耶乃讀示判辭次奇卽開眼視舉手祝天者三躍然起而舞曰父活矣父活矣遂仆不能言是夜次奇竟死時年十四遠近聞者莫不爲之流涕生於父入獄之年死於父出獄之日天之生之殆不偶然古之殉於孝者未有若是其烈也悲夫

耳溪集

金重鎮

金童重鎮閭巷子其父曰學萬生無庭塾之訓而五歲知讀書過目成誦常在父母側當食必侍坐視其甘飽與否寢則撫席冷煖祭先之日與長者偕齋沐參事一日乘其假寐故不言重鎮終其日不食凡書中孝悌之道灑掃之節皆慕而行之孜孜若不及詩學大就出語警拔老宿皆逡巡歎伏一時稱神童母遘癘護視累夜不交睫及喪哭不絕聲水勺不入口執喪遵禮一如成人既葬告其父曰兒平日未嘗須臾離母今不忍舍其體魄願居墓三年父大恠之不

聽自是時時泣懇父惻然曰汝若廬墓我誰與處且
十二歲廬墓未聞也重鎮曰侍墓不過三年奉養則
其日無窮昔劉村隱十三歲廬父墓心常慕之豈以
幼沖廢至情乎不得已許之乃居墓下日三哭臨省
掃不怠如是半載病發舁還家醫治無效臨終曰兒
今死矣不孝大矣但母淺土閱歲此尤深痛願亟永
窆吉地言訖死年纔十三行路聞之莫不流涕省齋集

金益春

金益春性靜好讀書幼有奇志自以爲聖賢可學而
至爲善不限于貴賤遂從事於學其父與兄皆不欲

也益春愈益讀書自勵十八爲司宰監書員每入番懷論語而往讀之不少輟諸人聚而笑之且厭其伊吾至或罵詈然志不挫自若也戊申夏益春來見余請留而受業余觀其貌聽其言誠有志於學者也自是數數來見輒出懷中書拈疑義頗有質難時益春冠而未娶居母喪一日余適案上置擊蒙要訣使取而讀之益春讀至事親章日月如流事親不可以久也涕泫然下李君義勝與益春宿相善嘗見其從人家借觀近思錄自初昏危坐燈下且讀且看至鷄鳴不寐黃稚溫爲司宰直長嘗稱曰下輩中理學也益

春自念供役官府甚妨讀書寧忍饑餓無爲廩料所屈欲告官自退其父與兄皆責而止之常鬱鬱也母服未闋父又死益春號慟不欲生將葬以并有喪禮來質于余既葬竟不勝喪年二十餘今 上十八年甲寅夏因旱災搜訪孝節之未及蒙褒典者於是益春被旌閭之命 近齋集

尹明相

尹明相坡平人生有至性其事父母能盡其身其爲兒時父嘗欲笞之會天寒明相尙箠於爐然後敢進及其旣長而致愛於父母者多推此類而充之故其

爲孝能無憾於終始云其後母乳而死明相亦一子方乳明相使其妻乳弟使老婢乳其子其後弟卒得全而其子絕乳至死其妻亦不敢有言余家與明相隣幼時過其閭必聞其哭泣甚哀路人或歎息而言曰此尹孝子之聲也然明相狷介執一不能容物見人之不義輒奮口面罵之乃已不少忍人多忌惡之然至其孝雖惡之者亦不能掩云其妻之所乳者弟曰明著亦有行明相卒無子死而明著取其子以續兄之祀自取宗人子爲後以報其德云宜陽子曰明相同時有金玄澤遠卿亦以至孝聞居母喪過毀死

其爲人淸介見義必行頗類明相而顧篤於禮家居斤斤淳質綽然有長者風吾伯氏平生愼交遊惟遠卿爲得意常言世俗不知禮故疑遠卿險然遠卿實不險謹於禮而已 雷淵集

宋奎輝

宋生奎輝其父曰時聖以孝死有司以聞 命贈漢城左尹遂旌閭生自幼時卽自誓曰吾父死於孝吾不能孝於親何面目見先人於地下耶故逮父時已能以至孝聞其父嘗有疾生皇皇然憂形於色父飮藥然後乃敢退而食齋沐禱天願以身代旣而不可

奈何遂引刀斮手指出血灌之口得延一日旣喪母
涕泣勸其無過哀則生不敢放聲哭每中夜起坐爲
孺子泣服闋以其所以事父者事其母婉容愉色未
嘗一日去左右扶持起居如童兒使其母忘其老也
戒妻子不敢有私財家雖貧甘旨之供惟謹使其母
忘其貧也如是者三十餘年如一日焉一夕母忽得
疾甚急未及邀醫又割指不能效持喪一如其父死
時仍居墓側朝夕必哭賓客弔者無不流涕而去時
已衰遂嬰疾醫言節哀然哀毀去甚未及朞而竟卒
嗚呼禮之失久矣今之士大夫居喪惟仕宦宴饗女

樂不爲自以爲孝而能盡其生葬祭祀之禮者幾希矣若生者可謂知禮矣夫揄揚篤行之人所以敦世教厚民風而使後世知有本也考生所爲於法宜旌孝金陵集

白大鵬

白大鵬者典艦司之奴也能詩善飲酒俊逸橫健有烈俠之風嘗與劉希慶遊二人者俱以詩聞於世大鵬嘗有詩曰醉揷茱萸獨自娛滿山明月枕空壺傍人莫問何爲者白首風塵典艦奴其豪宕不肯屈如此　萬曆初隨通信使許筬赴日本壬辰之役隨巡

邊使李鎰戰于尙州以死之時鎰遁去其從事皆殉節贈䘏甚優獨大鵬不與焉人皆嗟惜之 頤齋稿

文紀房

文紀房字仲律高麗名臣江城君益漸之後世居長興父烱夢屋上有大星飛下光燭地傍人言是房星也驚覺汗沾背是夜生子名以紀房爲兒戲騎竹馬剪紙爲旗自稱爲將羣兒無不從令十五讀史至張巡許遠傳慷慨擊節掩卷流涕膂力絕人善騎射與從祖弟明會同登辛卯武科選爲守門將壬辰島夷大擧入寇紀房與明會倡義起鄉兵從全羅兵使李

福男丁酉八月賊踰宿星嶺兵使自順天轉到南原士卒盡散只餘褊裨五十餘人賊鋒薄城下紀房與明會張目唾手曰今日當決死以報國鼓行由南門入賊圍城數重彎弓亂射殺賊無數右手指盡脫落更以左手射賊左手又脫紀房口呼一句曰平生殉國志腰下玉龍知明會繼之曰力盡鼓聲裏誰扶社稷危血書于衫袖遂與兵使同時搏戰而死即丁酉八月十六日也奴甘金持血衫伏僵屍中脫身還家備陳殉節狀以血衫葬於高山耳溪集

鄭六同

葉蒼霞集都御史王公墓誌云壬辰之役朝鮮陪臣鄭六同陷于賊平義智親信之六同爲我內應當露梁戰時急焚火藥應我軍賊是以大敗鄭六同未知何人而立如此奇功東人未有知者余編忠武公全書時未檢蒼霞集恨不能牽聯書入也 古芸堂筆記

金忠烈

金忠烈字而彥號玉湖又號雪峰光海朝見寵姬金尚宮用事人心憤鬱上疏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我朝鮮三百年宗社金尚宮滅之臣爲殿下痛哭疏到政院論議不一終至退斥而忠烈身在下賤言人所

不敢言忠直之氣至今凛凛此是 祖宗朝崇奬言者之效也公私聞見錄

朴義

朴義湖南之高敞縣人也沈勇便騎射擢武科除部將 仁廟丙子兵馬節度使金俊龍勤 王至水原與虜遇大戰光敎山義時在俊龍幕射殺揚古利揚古利者滿洲正黃旗人戰寧錦間 皇朝猛將無能當累功至超品公尙努兒哈赤女死封武勳王彼我俱有信史可案也旣而不知朴義之爲何人所射殺者爲何人果射歟彼人或有言之者反怒以爲嘲戲

縱義自言亦叱之以爲妄此義所以至今無聞者也高麗金允侯處仁頭陀射殺蒙古元帥撒禮塔拜大將軍如義者官不過直洞萬戶人以此尤悲之而其奇功則與允侯并云泠齋集

金禹錫

金禹錫者永柔縣人也好氣節飲酒賦詩坎壈不平崇禎丙子淸人東搶禹錫避寇入慈母山城聞朝廷講和作詩大書城門曰我是　大明天子民皇恩尙記黑蛇春指萬曆癸巳救倭亂時事人間今日知何世寧蹈東溟耻帝秦淸將見之大怒欲斬之禹錫慨然不屈其子

應元年十歲抱禹錫乞以身代清將亦感其孝幷釋之言忠信行篤敬蠻貊之邦尙可行聖人豈欺余哉當時滿漢之間金禹錫之勇聞天下而朝廷終未能拔而用之惜哉碩齋稿

李亨翼

李亨翼鍼醫也崇禎丙子扈駕入南漢城先是清人犯西塞觀察使節度使皆走直一夜趨王京駕幸南漢以避之宰相倡和議欲背明天子爲臣妾於虜亨翼遂泣言于 上曰噫嘻此何時也君臣父子背城一戰以殉社義也元孫 大君在江都庶或重恢不

然而與虜和 殿下縱還都何面目見臣民乎西塞將兵者以賊遺君罪當斬請與主和之臣及擁兵不勤王者并斬之用激士氣 上曰爾言慷慨予當思之未幾和議成而亨翼悲憤死(碩齋稿)

吳孝誠

崇禎丁丑 昭顯世子 孝宗大王(時爲鳳林大君)以質入瀋陽也具綾川(仁垕)薦八壯士從行曰朴培元趙壤申晉翼張愛聲吳孝誠金志雄朴起星張士敏周旋捍衞終始如一甲申 鶴駕東歸時 顯廟春秋方四歲不肯坐轎使人負亦啼哭不已惟吳孝誠負之則

止哭於是徒步行數千里衣背盡腐後　孝廟命畫
八壯士像於屛風吳孝誠則畫負　顯廟狀丙申設
別軍職廳使八壯士鮮裝厚廩夙夜侍衛子孫世襲
一日　孝廟御便殿置酒酒酣召吳孝誠欲把臂而
語以示親昵孝誠頓首固辭　上怒甚擧長琴撞其
右肩傷其臂臂因拘攣不仁　上酒醒悔之益加寵
愛（盎葉記）

姜孝元

姜孝元晉州人也　仁祖丁丑昭顯世子質於淸講
院陪從而以院吏隨行入瀋弼善鄭雷卿察其忠信

可仗甚重之殷山奴鄭命壽爲虜倀鬼行胷臆無不至鄭公恚謀欲殺之姜不可曰吾國見陵於清人久矣今不能盡誅清人則一古兒馬紅(即命壽)何足誅哉雖能誅之適足以益清人之怨況古兒馬紅未易誅者耶鄭公不聽竟與之往復謀議及事洩敗知其事者無不婾嬰懼及而獨挺然不懾不諱其初遂與鄭公同死死時大罵宰臣之反復覆右命壽者曰爾何忍爲此也朝家反其尸葬之國東門外褒贈京兆左尹旌其閭世賜祿初被拘也自知必死截髮置衣中寄書與母訣臨死謂從者曰吾今死於國何恨歸語

家人善養老母如我在兼山筆記

田滿車

田滿車者海州人也隱居首陽山下年七十磊落慷慨與其妻耕首陽之野時夜讀書人無知其賢者肅廟己卯歲大饑朝廷求糴於燕京諫臣鄭澔言其不可廷議牢定遂泛舟東海分賑諸路滿車作詩以辭之其詩曰聞道燕山粟東輸二萬斛莫貸海西民首陽薇蕨綠又曰我本淸寒有一牛毂耕間放峽中秋騎來不向人間路恐飮當年洗耳流仍逃之山中採薇而食不知所終碩齋稿

李震華

李震華字郁哉 肅宗己巳逆黨秉國政廢 仁顯王后公以喉院檢律奔走道路借得有屋轎進于曜金門內奉諭本宮公以冠帶號泣陪從及壼位光復之後 上召入奬之因問所願對曰臣所帶之職足矣何敢望其他哉 命永付政院檢律噫公以微官末職當 天威難測之日挺身獨出扈衞國母於蒼黃之際雖方之古之忠臣烈士無所慊焉其奏御之言又如是廉退豈以死生窮達而動其心者哉 欽恤堂志

安龍福

安龍福者東萊府人也隷水軍善倭語　肅廟乙亥漂海入欝陵島遇倭被拘於日本之五浪島時對馬島主欲占欝陵與邊臣爭不已而倭酋實不知也龍福謂五浪島主曰自欝陵距我國一日距日本五日非屬我國者乎朝鮮人自往朝鮮地何拘爲島主知不可屈解送伯耆州州太守厚遇饋銀幣龍福不受曰願日本勿復以欝陵島爲辭銀幣非吾志也太守遂稟關白作書契授之言欝陵非日本界時館倭若將生釁國人憂之而不知爲馬島所瞞也龍福憤甚走蔚山海邊有商僧雷憲艤舟龍福誘之曰欝陵島

多海莱吾當爲汝指其路僧欣然從之遂擧帆三夜泊欝陵島時倭船自東至龍福目諸人縛之舟中人怯不發龍福獨前憤罵曰何故犯我境龍福追至松島又罵曰松島卽芋山島爾不聞芋山亦我境乎麾杖碎其釜倭大驚走龍福轉至伯耆州言其狀太守悉捕治之龍福乃詭稱欝陵監稅官升堂與太守抗禮大言曰馬島之居間矯誣豈獨欝陵一事我國所送幣貨馬島轉賣日本多設機詐米十五斗爲一斛馬島以七斗爲斛布三十尺爲一匹馬島以二十尺爲匹紙一束甚長馬島截爲三束關白何從而知之

不能爲我達一書於關白乎太守許之馬島主父時在江戶聞之大懼乞於太守曰書朝而入則吾兒夕而死子其圖之太守歸語龍福曰毋庸上書且速歸馬島如更爭界者可差人賫書來於是倭知不可復誑貽書萊府謝曰不敢復遣人至鬱陵當是時朝廷議割鬱陵島以予倭彼龍福者非有職司之重命令之嚴而出萬死之力跋涉水陸萬有餘里叱狡夷如小兒折馬島之奸謀使鬱陵全島不入於倭其功可謂壯矣 頑齋稿

崔老

崔老者成歡驛吏也世爲吏於成歡驛年七十餘當戊申之難時賊勢熾張湖嶺戒嚴驛丞姜柏走閭閻爲之一空雛鷄乳狗布野鳴號崔老未忍去與老卒守亭舘賊首李麟佐以三千兵次于驛夜張樂飲酒崔老供給惟勤及四皷賊衆皆睡酣警柝不響旗竿燈火盡滅閒若無人崔老使卒潛伏驛後峰大呼曰成歡驛吏崔老曰諾曰金吾緹騎十百輩方捕賊而來汝丞安在曷不秣馬以竢否則斬之崔老連聲應諾而出聲振林谷奮挺左右衝突因放馬庭中相蹄趹以撓之賊衆方睡酣變出倉卒惶急驚動靡所定

太半散亡麟佐急回軍軍聲遂不振而因爲元帥所擒崔老老死名亦不傳邑人稱崔忠臣云頤齋稿

洪世泰

洪世泰字道長甫毁齒已能開口吐辭驚人稍長讀經史諸子無不淹貫而尤專意於詩神情所到潛透妙悟遇境摛藻天機流出音調氣格騣騣乎唐正宗諸家息菴金公見而歎賞曰高岑者流也每稠人廣衆薦寵不離口及公厄困且死爲出力以濟之如朱家故事公感激知遇遂益自肆力務博極今古深探力取以究其志業旣而蓄積愈厚其發愈新農巖三

淵二先生與之唱酬傾倒推奬曰君可謂矢口成章者　肅宗朝壬戌從通信使日本蠻人持牋縑乞求詩墨所過堵立公倚馬揮掃驟若風雨得者皆藏弆以爲寶至尸繪其像焉晚乃築室白蓮峰下扁之曰柳下亭左右藥籤嘯詠其中環堵蕭然妻子阻飢而不以爲心余初見公於柳下時公年且五十鬚髮蒼然顏色丹潤望之如神仙然是歲燕使能文者以事至龍灣求見東人詩朝廷方艱其選時相以公薦
上曰予已聞其名遂命製以送未幾選補吏文學官陞槐院製述官仕滿未調丁母艱服除還仕槐院遷

引儀西部主簿兼纂修郎掌選東文詩 上命工畫
西湖十景賜札國舅慶恩金公曰洪世泰以詩名世
可使製進十詠公援筆立成以進之俄拜松羅察訪
未赴又除義盈庫主簿遭彈見罷老而益貧無以自
存宰相辟爲蔚山監牧官至則乃以公餘得放浪山
海間其詩益雄放橫逸及還衰疾益甚忽忽不樂杜
門深居絕還往探篋中草稿手自編摩且爲敘述平
生之志屬其內子李氏曰善藏以待之居無何卒年
七十有三公殁之六年婿趙昌會及門客金鼎禹謀
鳩材印行其遺集凡十四卷沆巖集

高斗杓

高斗杓字運元性耿介不俗好學尤深於易洞曉微奥大爲當世學者所推詡稱之爲孤靑後一人云每以爲吾道淵源在於一敬字好讀心經近思錄等書心體而力踐之平生景仰退栗手遺卷不置讀太極圖說至中正仁義之說未嘗不沉潛服膺其疾革也屛婦人正席而終亦可見平日操存也昭代風謠

安光洙

安光洙字聖魯自號竹軒自其先流入國學之泮村寄居焉泮村之俗剛者博奕任俠嚚者又逐逐於末

利鮮能率禮敎光洙慨然曰太學首善之地而俗如是可乎倡子弟之聰悟者七十餘人爲之契而名曰齊業文會隨其材高下各授經史子傳以事親敬長之道蚤夜誨迪冠昏喪祭手自圖式令民易曉使毋越程朱之儀則每月朔悉聚其徒課業能否褒責以勸戒之於是泮村子弟多興起率服光洙卽曰業貴優遊不然氣象迫窄去風雩詠歸之趣遠矣良辰選勝與其徒酣觴賦詩聯爲累百篇意寄悠遠由是成材者甚衆旣壯而冠爲胥史爲典僕皆知敬廟宇謹釋菜各率職無闕也然光洙不徒以言爲敎而已亦

能反諸身而立之本居喪疏食三年晨昏哭泣雖甚病不廢其他行事多可紀長國子者聞其風往往賚與以奬之光洙殁泮村人無老少哀號如撤其幈幪自喪至葬執役無敢後忌日生朝四時之節嘗受業者爲具羞助祭十餘年如一也及是父老相與謀曰吾泮之少者知敬老老者不負戴安先生力也昔鄉先生沒則祭於社若安先生豈但使其受業者祭之而已乎遂相與捐財致祭於光洙（保晚齋集）

林俊元

京城民俗有南北之異鍾街以南至木覓下是南部

也多商賈富人好利纖嗇以鞍馬第宅侈靡相高從白蓮以西至彌雲是北部也類皆貧戸遊食之民然往往有任俠之徒意氣交遊好施予已然諾救菑恤患詩人文士時節相追逐窮林泉雲月之樂動有篇什誇多鬪麗豈亦有風氣使然者歟林俊元者字子昭世居漢師北里爲人俊爽有奇氣好神姿善談辯少時受學於龜谷崔公之門頗有能詩之稱然家貧有老親遂屈志爲內司掾得任用以起富家貲累千乃歎曰於吾已足矣即謝事家居以文史自娛日與其徒高會其徒有庾公纘洪洪公世泰崔大立崔承

太金忠烈金富賢諸人庾公號曰春谷善碁洪公號曰滄浪善詩名聲俱冠當時餘人亦皆以氣槩詞翰見稱然庾公嗜酒能一飲數斗洪公窶無以爲養俊元館庾公爲置旨酒以盡其量而數以財周洪公使不至匱乏每遇良辰美景招呼諸人輒賦詩酣飲極驩而罷以是爲常洛下稍有才名者以不得與其會爲恥俊元旣饒於財而好義樂施常如不及其親戚知舊之貧不能婚嫁喪葬者必以俊元爲歸故其平居往來候視執恭如子弟者亦數十人俊元嘗步過六曹街上有一女子被官人驅去一惡少背隨詬之

女號哭甚哀俊元問其故叱曰可以徵債辱女人至此耶立償之裂其券遂去女隨而問曰公何如人家安在子昭曰禮男女異路何必問我姓名强之終不告自是子昭名震閭閻慕風願識者跡交其門龜谷崔公病沒喪不能舉其門徒會治喪無可以棺相助者時子昭從使臣入燕座客歎曰嗟乎使林子昭在者豈使先生死而無棺言未既門外有人舉棺材來者問之子昭人也盖子昭行時念公老病戒家人者也於是人益服子昭高義能慮事也及子昭沒弔者如哭其至親其常所仰賴者則曰吾何以爲生有老

寡女自來請助針線至成服乃去盖街上女也浣巖集

李得元

李得元字士春號竹齋其壻高時彥記竹齋遺事曰公以委巷之人窮而無事流落外方不爲世所深知而嘗聞滄翁盛稱其人與詩曰人也玉雪風神倜儻有氣節孝友出天詩也清楚婉麗有季唐風調筆亦精妙法二王少爲龜谷道人侯芭曁林西軒庚春谷諸君皆深許與之莫逆而吾尤心悅之平居無日不從其家窶至堗無火坐無氈而促膝談古今終晷亹亹言甚有味令人頓忘寒與疲云公去浮華外聲利

與人無所競而適姊家遘雀鼠變以親誼力救之遂爲人所疾怨屢加中傷繇是不樂在京出佐趙侍郎于嶺幕有能名自是皐辟歲至家席無煖時及歸則一散人環堵蕭然井竈屢空晏如也吟誦不輟公生以崇禎己卯僅年四十四無子有三女長爲林婦者早寡而貧力女紅以養親親殁奉其祀林西軒之亡以親困時多賴其力躬治喪設饌祭哭哀如親戚滄翁歎曰孝哉此女恨不爲士春男爲立林氏婦傳以表之林婦死而次歸朴者又奉祀事修墓道至今不替焉公旣殁十六年而余贅其家不暇問他事急先

訪遺稿得於西翁子所質諸滄翁選爲一卷寫弆巾箧有年每自念之二婦既爲緹縈今獨有不朽斯稿是余之責至庚戌夏幸因滄翁詩文印行之便以若而緡傭字以印但恨力詘未得廣布未知猶勝於未也否 省齋集

高時彥

高時彥字國美疏眉目美容狀遊戲異凡聰明絕人能日誦數千百言既成童益肆力刻苦讀書然公家窶益甚有二親皆老遂屈意末技十七中司譯院漢學科得寸祿以供甘旨暇則究覽墳典孜孜弗倦經

傳百家無不淹貫以博聞强記名世院中生多就質
文義宗爲師表增秩至二品衣緋横金然公素善病
自父母沒便有休退志别搆小窩扁曰省齋杜門端
居嘯咏自適甲寅從陳奏使赴燕渡江疾𤼵竟卒於
燕館臨終神色夷然了無怛化意能自手書處置家
事緘付家僮遂正席而逝公爲人醇厚恬靜與物無
競仕象院四十餘年與人不忤視事親至孝克備志
物之養卒以力疾驅馳死於王事傳云一鄉皆稱善
士者公之謂也盖其平生所好在於古文而以服事
鞮象未克專工然其著詩文爲一時具眼者所許可

柳下洪公亟稱之曰奇才三淵金公手題其洌泉詩序曰辭理俱到文中上乘其於經義識解尤精著註疏劄疑二卷省齋集二卷所編昭代風謠三卷俱行于世流巖集

金萬最

金澤甫名萬最家舊衣纓族而後世淪微其上祖與父業醫君少孤而貧嗣爲醫學而意不惬去之遂結惡少年狗屠爲事得甘旨以養母然君性疎放不羈嗜酒使氣往往搏擊人至被傷者衆鄉里患之嘗遊屠中人有諷之者曰子義士也宅目被逮愼勿累我

君即感悟泣涕謝其徒折節讀書能日誦數千言布
衣韋帶雍容爲處士之行余年十八遇君於三清精
舍身長八尺美鬚髯談論衮衮知其爲賢豪閒人也
君一見余歡甚呼與爲友托以忘年之契時君文詞
大進已傑然有聲而世之人知與不知未嘗以文人
目之必曰俠士盖其少日氣習猶未盡除而發於言
議歌詠者亦多有燕趙感慨之音也君旣浮遊四十
餘年其窮益甚環堵蕭然妻子饑寒而見人有急赴
之惟恐後與人交不問淸濁意之所可則雖賤汚愈
益敬以是愛慕者甚衆旣老築室白蓮峰下自號嵐

谷居士手自蒔圃種柳日婆娑其下以自適有以壺酒相就者留與飲極歡醉則散髮松林搏髀而歌飲酒至數斗不醉輒用大椀下之轟轟若鯨吸觀者壯之一日疾暴卒壽七十六君爲詩冲澹古雅多得漢魏六朝者三淵先生與柳下翁亟加稱賞以爲不易得嗚呼君之志氣才調求之古人爲石延年陳季常者流而君旣無意于世世亦無知君者然後之覽其詩者亦可以想其人也 浣巖集

鄭來僑

近世詩人如滄浪洪道長即其人而繼道長又有浣

巖鄭潤卿者名來僑當世之學士大夫與之交狎或致之家訓其子弟其爲人清脩如癯鶴望其眉宇可知爲詩人而甚貧窶家徒四壁詩社諸君有佳釀則必邀之潤卿痛飲盡其量淋漓酣暢然後始出韻高踞先唱其爲詩也疎宕演瀁得詩人之態度而往往聲調慷慨有若與燕趙擊筑之士上下而馳逐盖其淵源所自出於道長而其得之天機者多其胷中苟有所誘於外物而不嗜不專則其成就能如是乎潤卿非獨工於詩其文善俯仰折旋頗有作者風致論者或曰文勝於詩余以爲潤卿之詩與文一出於天

機而已何必論長短也哉潤卿旁解琴操且喜爲長
歌皆極其妙酒半輒自彈而自和之浩浩然殆忘其
孰爲琴而孰爲歌也使聽之者從而評之曰一工而
一拙則必爲潤卿所笑世之論潤卿之詩文者亦若
是矣余之交潤卿粤自弱冠而及余之領槐院潤卿
方食製述官祿潤卿以目疾辭余曰潤卿今之張籍
不盲於心者也閉眼口呼足以了院中文事竟不許
焉或以公事造余余命僮扶而升堂叩其詩則潤卿
引喉朗誦至得意處不覺脫帽狂叫余於是知潤卿
老且病而其氣不衰也潤卿既死洪學士子順抄其

詩文洪尚書翼汝捐財將印行於世 六化李相國撰

弟敏脩字季通面白晳眉目如畫甫成童子史諸書能自曉解不煩索問就舉子業二十九始登國庠旣而歎曰此何足以榮吾親而發吾志耶益力爲大闡計所爲詩文往往爲具眼者所獎賞貴遊子弟爭欲知面而巷居有才志者慕而從之執束脩者亦數十人尙書尹公出按關西使監海稅適荒歲君見海氓藍縷號乞意哀之一皆不問垂橐而歸絕無私干有事必爭遭母氏艱與余居廬萊茹不充疾病沉緜而祈寒盛熱不脫經帶家力益匱遂挈眷湖中樂其風

土因其居而自號曰寒泉子豐原君趙公爲嶺南伯以騎載致君館而客之令教授其二子若呂家之於千之暇輒對壘迭唱積成卷軸其知遇日深殆至於兩忘其勢然君素有鬲瘩又不習南方水土卒以不起君爲人疎宕不羈行已坦率不肯爲便辟愿謹以求媚故人或目爲簡傲而訾之然其孝友至行得之天性於古文雖未得專心肆力而天機所發詞理俱足其古詩近體爛漫圓暢浸淫乎香山劒南之間不害爲自成家則矣君得年屢三十五一女幼邊氏能節哀强食親視祭饋勸余收拾遺藁爲悠久圖不媿

爲季通婦矣浣巖集

鄭後僑

鄭後僑字惠卿滄浪洪世泰浣巖鄭來僑同時人也兒時挾冊凌晨出爲邏者所執問曰爾何犯夜曰方上學而見執邏者曰爾非人語孤舟北斗明之鄭惠卿乎曰然仍釋之盖惠卿此詩膾炙當時故邏者亦誦而釋之方是閒輯

白彪者

白彪者字頤孟孝悌出於天性喪祭必合於禮與金杭齡朴永錫友善及沒以孝旌閭有學古堂集一卷

土因其居而自號曰寒泉子豐原君趙公爲嶺南伯以騎載致君館而客之令教授其二子若呂家之於千之暇輒對壘迭唱積成卷軸其知遇日深殆至於兩忘其勢然君素有鬲瘩又不習南方水土卒以不起君爲人疎宕不羈行已坦率不肯爲便辟愿謹以求媚故人或目爲簡傲而訾之然其孝友至行得之天性於古文雖未得專心肆力而天機所發詞理俱足其古詩近體爛漫圓暢浸淫乎香山劍南之間不害爲自成家則矣君得年屢三十五一女幼邊氏能節哀强食親視祭饋勸余收拾遺藁爲悠久圖不媿

爲季通婦矣浣巖集

鄭後僑

鄭後僑字惠卿滄浪洪世泰浣巖鄭來僑同時人也兒時挾冊凌晨出爲邏者所執問曰爾何犯夜曰方上學而見執邏者曰爾非人語孤舟北斗明之鄭惠卿乎曰然仍釋之盖惠卿此詩膾炙當時故邏者亦誦而釋之方是閒輯

白胤耉

白胤耉字頤孟孝悌出於天性喪祭必合於禮與金杭齡朴永錫友善及沒以孝旌閭有學古堂集一卷

行于世烏川鄭尚書序畧曰文詞特其餘事耳其論
禮則以卞昭穆立五廟爲第一義而其餘十餘條皆
粲然可觀談治則又以行井田興學校爲有國之要
務而其他罷折受去免稅等諸說亦指陳利害切中
今日痼弊此豈非千古隻眼者乎君之爲學盖以忠
信孝悌爲根本田地立心制行必以古人自期待故
發之於言語文字者不肯草草必以爲非三代則皆
苟其所惓惓於斯世而不能忘者非如拘生俗士出
口入耳而止也內谷尹公序畧曰頃年有　孝昭徽
寧兩殿喪　上命設廳纂成喪禮補編諸公辟君佐

其役君以爲治國以禮而宗廟之序昭穆爲禮之大
者昭穆辨然後神人之位定而吉凶之禮有所措遂
獻十條議請建白于 上立五廟之制以正千載之
謬以成朱子遺志使中朝聖作之日來我取法此君
平日之志也編役未畢君遽殁諸公深加悼惜以君
孝行 筵白特命旌閭其子謙門自號素皐工於近
體嘗於甲申三月十九日與人謁宣武祠悲咤慷慨
以朱子明年太歲又涒灘之句分韻賦之盖有海上
魯連之風而不幸早死 兼山筆記

韓以亨

韓以亨以　英廟壬戌生早孤失學偶於人家見近思錄悅然有悟始知有爲己之學遂折節讀書曾無師受日夜理會六經微辭奧旨無不硏究尤精於禮學疑晦講辨甚多我東數學無聞時有敎授文光道倡明幾何之法公一見其書未浹旬盡貫其法其於文章雖無用工而詩文古雅有濂洛之遺音也其事親婉容愉色極其甘旨其居憂也倚廬疏食盡其禮春秋時祀深衣大帶致其嚴素抱奇疾不撤席蓐晨謁未嘗一日廢日與同志之士講磨經義爲事間有從學者敎之不倦卜築于嘉陵之栗村監農以養親

志讀書以敎子孫鄉里之士聞其風而從學者多於是修小齋記其爲學尙志之道又推演橫渠先生尊德性道問學之語以爲圖揭之座右曰心存而不放也改得不善也益知其所亾也是德性上益也讀書求義理也應接事物而審處得其當也多識前言往行也是文學上益也此可見其趍向之正刻苦之工也每逢春秋佳日則携率學徒往遊於虎溪水石之間終日吟哦亦可想其高蹈之志自足之樂也戊申冬 上聞其名而召之翌年五月十二日卒于京師之旅舍 上極加悼惜賜以棺木賻以錢布有詩文

一卷 晩翠亭集

李夢鯉

李夢鯉者漢陽閭井人也少孤與兄居兄夢豹爲譯官敎夢鯉譯夢鯉不肯獨就塾師受小學書於是竊慕聖賢行事言語動作一循規墨每鷄鳴卽盥洗整衣冠詣兄所夢豹睡未起夢鯉危坐戶外待其起問起居日以爲常夢豹反苦之一日早起攝衣待夢鯉來輒出戶迎之夢鯉遂不敢早詣兄所一日嘗步出天新雨道泥夢鯉張拱矩行道人皆目笑之時有權宰奴素橫遇於狹路罵曰彼何爲者卽臂擠之仆於

淖中夢鯉色不變徐起拂衣無一言前去行步如故
奴大慚隨至其家叩頭謝罪自是閭巷之人莫不敬
憚夢鯉已而夢鯉歎曰士窮居修行止足爲善人而
已於大道則未也聞樗村沈先生講性命之學遂徒
步二百里往從之受大學中庸心經諸性理書與諸
學者遊處識解益精操履益嚴先生稱其篤志力學
趙相國顯命聞其名致書幣禮之因以經行薦于
上命官之未幾夢鯉病死年未四十士大夫知不知
無不惜之余少時見夢鯉於樗村門下爲人短小清
苦矜莊可畏與之論學昂然以古人自期及其歿也

余往哭之夢鯉無子其妻帷而受吊其聲哀而有節

類知禮者余爲之歎息流涕耳溪集

崔天翼

崔天翼字晉叔興海人也世爲郡小吏君獨自奮爲

儒及擧進士則曰吾分足矣遂不復應擧家居教授

者三十年以終年六十八君崫起遐賤遊學四方於

書無所不讀文學蔚然爲一路之望然常自視若不

足聞有賢豪長者必就見之性俊亢多氣槩睨一世

鮮當其意顧謙抑自持未嘗以材能尚人平居儀容

甚肅語必中理戲狎者莫至其前以故知君者先稱

其德而後其才申青泉維翰爲延日倅君贄文而謁
請爲弟子維翰叩其所學驚曰君吾畏友也我焉能
師之哉及歸以其書籍付之官長之至其邦者未嘗
不延見見則必加禮焉雖驕恣者無敢以地處侮之
出入官府數十年是非一不及身鄉人以是益賢之
內行淳備兄弟五人共被而寢家屬恒飢未嘗見戚
色居室破敝邑守欲助之葺而固辭也賓至必命觴
賦詩風流動人遇可意人談古今治亂得失關防形
便瞭然如指掌聽者忘倦盖亦非無意於世者也老
而信從者益衆隣州或開館延之沒而加麻者多典

海僻邑也今多知名士君之功也有詩集一卷將剞劂之永嘉權穖少許可久爲郡宰知君深以爲擧世罕儔常稱以龍田翁而不名言于道伯欲薦之朝而未果原城元重擧亦盛推君目以嶺左偉人余從二君習聞君及至其郡則沒矣每過其墓輒駐馬久之青城集

朴永錫

朴永錫字爾極貫全州自號晩翠亭常危坐一室觀論語不輟非省墓弔喪不出門非祭日不入內賃書郵報以供祭祀妻治人舊絮以資餬口然相待無怨

峇時人皆稱以君子亦未有知其淺深者有宋喜鼎者哀其死而文以哭之曰婦孺曰佛士曰君子仁者見仁知者見知以余觀之孝子而已嘉慶辛酉卒壽六十七素隱稿

朴永錫隱居有高行世稱君子父病不能繼薪沒於冷坑遂平生不烟坑學徒數十歲時問遺皆不受惟饋雉鷄者拔其毛羽藉于房中而還其肉未嘗干人一物一日忽向人乞錢五六百緡移葬父祖墳於高燥之地是歲大雨急漲舊壙陷爲深谷人皆驚異枕雨談草

李最濬

李最濬字景範少治舉子業工於時藝嘗慶科漢城試病不赴同窓入塲者呈劵畢共撰一篇代呈景範之劵榜出果列焉景範皺眉曰古之君子愛人以德今之君子愛人以戲遂不赴會圍爲景範緩頰者請于景範之大人使之入塲其大人莞爾曰諸君厚誼非不感也特一時之戲也豈可因其戲而赴會試也幸而中吾誰欺欺天乎諸人不敢復言於是嗜臥李侍郎聞而歎曰有是父有是子哉 歗齋稿

金泳

金泳嶺南人也癖於盈朒勾股之法殫心思索遂得幽欝之疾四十不娶妻竹下金相國勸之遂黽勉娶婦猶無意於產業　正宗戊申日食度数與北京有差命泳入辦稱旨明年遷奉　顯隆園命泳奏時時在夜半乃作中星新記以進　上仍命觀象監特付三曆官意不屑也未嘗束帶供職故諸生鮮有知面者然每當推步必先質於泳然後乃奏歲庚申見洋琴盛行曰此殺伐之聲也其將有邪盭之變起於肘腋乎翌年耶穌獄起盖其爲學專務致知曰知則行在其中矣又曰欲修身不可以不知人欲知人不可

以不知天欲知天不可以不知易易其爲爲學之始
終乎平居吶吶如不能言及其論治亂之由天人之
辨沛然若決江河有叩之畧得緒論莫不充然尤邃
於律呂語或及之輒唏噓曰使吾得地今樂盡復古
章著原樂及聲律總敘以見其志遺槀多散失有易
象啓蒙朞三百解道敎全議觀物牖鑰等書年六十
餘卒一子尚幼 菊隱稿

先生嘗曰混沌開闢云者是雷風山澤之變遷也至
於天地日月則萬古自如何者乾坤坎離四不反對
震巽艮兌顚倒互用是知混沌開闢之流行只如春

秋晝夜之往來所撰新法中星記漏籌通義印行於
世範鑄地平日晷赤道儀藏于書雲觀素隱稿

熙朝軼事上

熙朝軼事下

江陽 李慶民 編

石希璞

石希璞字子成號南川丙子亂以書記從崔遲川出南門外請留龍馬兩將時年甫二十嘗從竹堂申公濡遊申公言事謫西塞荒絕險遠親懿莫能從獨挺身冒險數千里及公量移內地而後偕返焉於世無所嗜好惟以詩酒自娛其人固豪而其詩亦佳選入海東遺珠昭代風謠其子萬載號豆村亦能詩高義雅趣不墜家聲有父子合稿枕雨談草

李彦瑱

李彦瑱字虞裳京師人也家世業象胥彦瑱以譯科官本院聰頴絕人讀書過目不遺文辭贍給能擊鉢賦文又善書而疾嘗冬日晏起盥櫛端坐抄書未朝食而得卅餘頁字畫皆端楷如印本亦無脫遺處其精敏類此通信使行彦瑱以才膺書記選浮海入日本一船中多能文士然神捷無有過彦瑱者日本人素狡每我使往輒羣至索翰墨或預構詩文多至屢千百言卒出求和冀以困之我人亦不欲詘必揮灑副之然亦患其太迫及彦瑱至羣倭持五百箋索五

言律彥瑱即磨墨數升且吟且書俄頃而足羣倭環顧驚喜復持五百箋請曰已服公才思願試公記性彥瑱又且念且書如錄已言指間颯颯起秋雨聲須臾擲筆整襟而坐日未晡而書千箋賦五百律所記誦亦如之倭愈驚歎吐舌以爲神也於是彥瑱之名噪一時云彥瑱雖負才名然坐微賤竟邑邑不得志而死年纔二十七未死時嘗出其著悉火之曰存亦無益世誰知李彥瑱者其妻奔救之不及只收燼餘若干首藏之彥瑱死始行於世彥瑱少從李用休學星曆勾股之法畧通梗槩云 楓皐集

李亶佃

李亶佃字耘岐地卑而才高工詩善書名動一世與士大夫遊自號疋齋從下從人自况也其爲詩落想空外不驚人不出口老杜所云語不驚人死不休遙遙爲亶佃發也聽笛云洞葉蕭蕭下溪雲寂寂生可入王韋室中東西而睥睨也水聲洞詩云落日無餘力浮雲自幻容佳句也尋病沒人以爲讖人孰無死得此佳句死亦何傷此可爲亶佃道也壺山外記

千壽慶

千壽慶字君善家貧好讀書工於詩結茅於玉流泉

上自號松石道人石壁上松石園擘窠隸字阮堂學士所書也聚同人分曹賦詩無虗日世之解詩者無少長未與松石會者人爲之耻有五子一松二石三足四過五何松石以其居名之足則三子足矣過則四子過矣何則五子何事之意也相傳爲笑資世所行風謠續選乃其手輯也壽慶沒其及門安時赫經紀其喪表其墓曰詩人千壽慶之墓壺山外記

松石園在玉流洞始立草屋數間石壁上秋史金侍郎書松石園三字欲刻之無金客有題其傍曰石菲不足金豈有餘秋史見之乃捐金刻之寒士之以塾

師爲生者多矣未有如松石之盛松石始貧無以養
老母也集里中小兒教之計一月之費排於諸兒旣
而學徒漸繁而俸入漸多使之月出六十錢曰一日
讀寧不直二文哉因而學徒多至三百大者舉其小
如制軍法詩人日坐集園中飮食若流惟隆寒大冬
外園居家小未嘗炊飯也桃雨談草
健陵右文之敎卓越前古上自館閣下至委巷靡然
成風皆以讀書爲本務郁郁之俗比屋可封客有言
玉溪社白戰之盛千壽慶張混王太倡社於松石園
會者數百人輪流來集日不下三五十每春秋佳辰

發文約日會于中書府之蓮塘筵几楚楚筆硯極其
珍奇大碗盛墨瀋華箋錦軸高與人等篆隸蘭竹惟
其遊戲人持兩人之食以待貧不携飯者定南北詩
長鬮執一題南題則用北韻北題則用南韻多少任
之及晩軸成大如牛腰負之一奴就考於當代第一
有文名者其魁者萬口傳誦當日遍都下原軸歸之
魁者而轉相傳借至於㢢滅而後已盖當時俗尙寔
重於此故不惜鉅費至有破產而無所悔邏人捕夜
行者赴白戰則不敢執宰相負文望者以得就考爲
榮其爲人豔羨有如此矣有李芭溪者隱其名醉卧

日仄而起所題三首併居甲乙丙其妓舞詩有云漢苑春風蝴蝶影秦樓曉月鳳凰期此間投稿終無暇虛過揚州杜牧之上仝

金洛瑞

余始登第以課藝出入內閣于時方大暢文教凡掾史于閣者率亦彬彬具藻翰覘其中有貌古而履端斂然若不勝衣類質厚長者之風者叩其姓爲金而洛瑞其名云余固已心知之然特以爲恂恂退讓人而已其後余官于閣益與之相習其言若不能出口聞之則輒可敬憚余賴以自知其過者多矣於是知

其爲直諒有見識人也及旣沒余始從其子義齡求其所留詩若文得一千五百餘篇讀之中其卷喟然而歎曰嗟乎余之不盡知斯人也孰而不俚博而不蕪殆深于自得者歟深思而不怨優遊而不荒殆其資近乎道者歟其文則不多作作必裨世教斯又其篤於人倫而依於忠厚者歟嗟乎周旋往來三十餘年之久而猶不能盡知如此此固余不晢也然其內蘊衆美而沖然不求炫于人如此此其所以尤可貴者歟淵泉稿

張混

張混字元一自幼重厚內明慮其過於聰慧不令就學母郭氏解書史試授之書犂然透悟一過目輒誦家貧躬執柴水之勞甫成童博通四部書尤長於詩題詠一出爭相傳誦誠孝根天雖身無完衣而極其甘旨事親五十年婉容洞屬先事承志每自外而還必告終日所爲領之而後退父患風眩沉緜三載混時已踰五十嘗禨禱天竭力將養及丁憂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期年不茹葷腥母却食而勸魚肉爲之勉從後居母喪侍疾凡百餘日不解衣霣擗之慟踰於前喪曰向者猶母在今則永無依命處前後三年之

喪一不近悅口之味朝夕有哭哭必有淚語及二親嗚咽不成聲常曰事親盡力子之常道爲子孫者請褒綽楔反以愧孝子之心吾所不取爲書遺二子勿請挽詞勿受祭文爲其浮辭溢美也晩年窮益甚殆至屢空而猶不輟看書對人循循戒飭以修齊之法以　純廟戊子卒年七十所著文集八卷二子昶旭

斐然箱抄

王太

王太字步庚一名漢相號數里麗氏裔也貧無以自貧年二十四爲酒家金媼保盃行餘猶能讀書媼呵

止之乃懷書行且讀或照爨火默誦嫗奇其志日給燭一炷爲夜讀資由是文辭大進人無識者嘗踐更於金虎門外是夜月明從土窖中誦尙書一章聲出金石時碩齋尹學士過聞而異之停車召見之鬅頭醜面而衣襤如也學士細叩之驚曰豈非江淸夜少烟之王漢相耶乃徹 宸聽宣召賦詩凡數步而成有和風生皂幕旭日映丹門之句播傳一世付祿於壯營凡課弓馬命以一詩代之輒 乙覽焉尋命充中學生治五經殆曠數也庚申之後屢應講不中補武爲烏嶺別將卒年七十壺山外記

趙秀三

趙秀三字芝園號秋齋一號經畹美風姿有烟霞氣文詞鴻博最長於詩六遊中原與四海人交詩派不專在鴨水以東也世以爲秋齋所蘊者凡十而人得其一可足生平一風度二詩文三功令四醫學五奕碁六字墨七强記八談論九福澤十壽考也初遊中原時路逢江南人同車而行盡學其語及與皇都人語不借筆舌與一人交厚後幾年其人沒而其子飄泊相逢於遼薊之間緬舊生感乃傾橐與之年八十三中進士 上特授緋玉有四子孫曾詵詵卒年八

十八詩文若干卷雲石趙相國方謀剞劂傳于世 壺山

外記

鄭民秀

鄭民秀豈凡字碧山號識與不識皆稱碧山先生云先生少孤貧孝事大孺人菽水屢空赤脚左屩右屐出市粥日以爲養及丁囏哀毀踰人月朔望且展於墓必具奠需肩擔而行終三年未嘗以寒暑風雨而有間也素治黃歧不成嗜吟詠誦其詩冲澹夷曠如其人焉先生之始昏娶時年四十五皤腹而髮種種茨山朴公瓣香咸公皆先生忘形交屬方生半石畫

碧山聘行圖系歌詩贈之一時和者無數先生既哀暮世於佗傺遂挈妻嚢書籍擇里於積城巖居川觀翛然有高士風亾何值歲大饑流民夜刼先生之廬操白挺者數十人先生則從籬隙示短笻曰誰無器械爾如先生何賊大笑先生亦大笑卽啓扉入之曰有長物都可將去手松明火照四壁戶內惟一紡車數函書而已賊乃相與引去有竊取先生之笠者先生諭於衆曰毋一敝笠非所慳也寧使先生且免冠而承祭見賓客乎哉賊遂笑而還之後復移寓南陽之島歴八年而窮益甚終歸老於京授徒以自給先

生嘗被酒半脫褌大筆濡墨水命兒輩亂書臀腿上或自書盡黑而止其跌宕善謔多類此戊子夏卒得年六十 恩誦堂集

朴允默

朴允默字士執號存齋曾祖泰星追服父喪三年朝夕哭於墓贈官旌其閭祖受天遭艱哀毁過節竟不起亦以孝給復君姿禀端秀自幼穎悟嘗於黌舍隔垣聞張樂羣兒爭趍君讀書自若會受業於丁漁山彝祚公遘癘疾學徒皆避去獨守側救視至于瘉所得俸祿悉以分兄弟無所私焉嘗誨諸子曰性則善

也至於氣質可以讀書陶鎔呂伯恭之讀魯論袪褊
急可見古人變化之工雖大耋亦夙興未嘗廢衣冠
國忌家祭疏食齋戒將事而退端坐不寐曰餘敬尙
存此實爲學之力也君供奉內閣特荷　正廟眷遇
恩渥洋溢而兢然未嘗自滿後值諱辰與其友王太
登北山絕頂南望　健陵痛哭而歸太亦受知於
正廟者也　憲宗乙未除平薪僉使值歲大歉捐廩
賑飢全境之民賴以全活其他惠政不一而足及歸
軍民立石頌之平生輕財好施積散以屢萬計因此
家以稍絀不少屑也每語及祖先至行必泫然流涕

及至暮年歸休墳庵晨昏省掃風雨寒暑不少懈至於詩文之典雅鴻朗書法之超塵絕俗人所慕尚故權學士應夔挽云腕飛淳化字詞脫紹興篇在人良足生平而忠孝之身特其餘耳 寧野徐尚書撰

李至和

李至和字君協居西學之西人稱學西先生早喪父嗜酒任俠年將三十始折節粹如也二兄同居其伯非同產母夫人性苛尤所不容學西極其和豫作嬰兒戲母一笑而止妯娌融怡無物我兒無常母常讀近思錄性理諸書日誦中庸周易詩尚陶韋尤善筆

法小楷行草直逼二王對人逸情顥若肅容整齊儼乎不敢干以非禮口未嘗雌黃人物雖史策中亦不辨別可否人以此短之此其聞德公之風者歟晩居永春隣里慕化一辭稱君子湖俗每於薦剡奔競如市金參判鼎均爲觀察使曰文學行檢如有過李至和者當讓一頭於是人莫敢干竟薦于朝人服侍郎之公而益信學西之實行也 枕雨談草

金弘遠

金弘遠字守約甲子勳臣鶴城君完之後也貌豐而深睛光射人沉默寡言終日如泥塑博求古今書籍

畧涉疆域道里風俗人物通華夷窮瀛海各國世次興亡之故及日月星辰出極高下縮地勢定掩食分毫著大界全史四十卷時年三十也守約爲文簡古切實不作浮華語十許歲來絕不作汗漫文字家甚貧廿日而食晏如也毫不干人謙退不伐言若不出口人有問輒徵晒下一二轉詞理圓暢盖自得之實雖未可揣而問學之富可謂地負海涵星森宿羅而歛焉若無癸巳守約歿年二十九 斐然箱抄

鄭芝潤

鄭芝潤籍蓬山世佐行人役生而有文在手曰壽及

冠取漢書芝生銅池事遂以壽銅自號通貴賤遠邇知與不知咸曰鄭壽銅也壽銅跅弛平生不肎受人羈馽殆自放於尺度矩矱之外而恂恂卑謙若不能言不欲矜所挾以加之玉皇卑田兒可上下配也聰悟鍾於文字凡僻奧奇崫幽眇緐冗不能窮竟者一見輒曉其指要機紐肎綮所在詩爲最長集耳目所蒐涉今昔高妙精確訢合于心者鑪鞴鎔冶而出之而善食酒爲性命悲歡得失咷笑侘傺連蜷一切寓諸酒而發之詩秋史金侍郎元春奇之使留讀所藏圖史期贍博而進之能閱數月塼心注目行墨間若

不知戸外事者然忽一竫不復來跡以尋之至幽之不使巾衫而後復如此不一再今侍郎金聖一規橅整簡不妄與人狎而獨喜之相對惓惓不釋爲置壷觴肴核以稽之人謂壽鋼之得之於侍郎枘而能鑿也然其扶鞲破條往往自恣肆若在秋史所而又有過焉終馴之不得而晩益縱於飮或連旬不粒也余提擧同文將考月稅頒稍食也曰君必以百韻五言爲容通昔而成若貫珠焉及對試拈譯書使讀之瞋目左右覛不出聲曰俺不解此意固不屑爾也妻金氏性淑順家徒壁耳組紃以供夫子强無幾微厭苦

之色盖以夫子從遊士大夫馳文墨聲名爲榮他不恤也當壽銅之再入妙香也都下忽喧傳已祝髮及歸金氏迎而言曰吾肝膽已銷矣壽銅曰女子膽愈小愈宜壽銅言若訥焉至其抵掌諧談僅一二轉而聽者皆嘔噱盖其意在玩世寓規諷矣而醉則席地而睡不復言也嘗曰吾且視不久苟得心菴數行文足了吾也未幾暴疾一夕不起年五十一侍郎爲專佽而葬之有夏園詩抄一冊崔君瑆煥所裒輯剞劂而行之者也 心菴趙相國撰

壽銅早孤母崔氏苦節自守手針線以就君君卓犖

不以繩墨自居凡馬吊江牌摴博雜劇無不隨緣放情而樽俎鉛槧之席文雅粲如也世稱人如晉詩如宋意有所適便褒衣大鳥率爾獨行千里咫尺也遠方未一面者亦誦慕如素知雖婦孺見輒罄囊爲酒食以侑之客有惡而毀之心菴趙相國曰子腰紫纔黃涉世甚才譎然百世之下知有壽銅不知子也毋多言客慙而退及公提舉同文辟爲參奉故事 車駕行郞不陪者櫜鞬直本司君意不屑也南遊冠岳遂報罷 斐然箱抄

李壽長

李壽長字仁叟號貞谷自少爲字刻志鍾王老而愈篤五十年一日未嘗捨筆以臨池之樂忘其寢食外其聲利貧窮寒餓之憂無足以動其中其用功專而造詣至大小楷行遂逼永和臨摸蘭亭聖教等諸帖與眞本毫髮不爽觀者殆不能辨其眞假以寫事大文書故不得不旁爲景洪以應時需盖景洪之法實自晉骨變化來唯翁之得於晉旣深故其肖於韓尤酷矣筆之晉猶詩之唐斷爲千古絕調固天所以限古今而非人力之可到我東自羅麗以來歷數千年名書家代出各自爲杏村匪懈聽松孤山蓬萊石峰

而獨爲晉者絕少豈非以憚其難而不爲之歟間有名爲學者僅數人唯金生獨得遒勁而餘皆自檜無譏若是乎學晉之難也孟子曰服堯之服誦堯之言是亦堯而已楚莊見優孟抵掌而疑叔敖之復生今翁獨能用力於古人所難終成其功可謂挺世之偉材王氏之佐命矣余嘗謂天地間詩翰不可復見晉唐而近幸有洪滄浪爲詩能一蹴而造開寶之盛適與翁生幷一世意者天之生二翁以文明東國者意非偶然而世方貴耳而賤目其晉其唐信者十才一二疑者半不知者亦三四矣子寅錫 省齋集

李君壽長曾於 肅宗朝召入禁中 命書御製詩八章又 命以泥金臨鍾王帖每書進 上見之嘉奬不已 宣醞而厚賚之己丑清使年羹堯要見東方善書者朝廷以君應羹堯見書大悅曰君之書法句整有力可謂東國第一手自寫所製養心論贈之盖謂書以心爲本也辛卯從通信使入日本日本人携絹牋丐君墨妙者日累數千人君或楷或草信手揮灑案前堆積片時雲空日本號能書者咸稱曰貞谷書法得之鍾王顚素大而愈奇小而彌妙且其草法圓勁尤不可及可謂體兼衆美者矣晚年溯書學

淵源彙分類聚名曰墨池揀金明白詳該眞後學之指南也 懶軒李侍郎撰

嚴漢朋

嚴漢朋號晩香以善筆名其胤啓膺來示家藏各體諸帖如入武庫中戈矛劒盾森森逼人毅然有不可犯之勢何其壯也雅韻雖少遜諸名家若其雄深勁健當爲石峰後一人不有天才人力之兼到其能爾乎顧鋒穎內蘊不屑姿媚所以名損於實也 松下曹知事撰

余自幼少時見晩香齋書法未嘗不心醉但恨年歲差池未能上下商論新刊草千字眞得二王妙處非

我東近代所可得豹菴姜憲靖公撰

雍正帝見朝鮮咨文歎其楷法精妙其後勑行賫送一匹紅錦爲潤筆焚香宣詔召公書景化門三字而持去揭於太和殿東登化門傍子啓膺撰錦衾記

曹匡振

曹匡振字正甫居平壤口訥自號訥人家貧遊學四方習李圓嶠書晩乃大悟深得顔魯公法髓有篆隷金石氣尤長於臨摸古法行草類劉石菴指隷擬張水屋屈鐵鎔金不似世間書天篆雲雷不啻過也今快哉亭扁卽其指隷華使見之大驚以爲東國有此

大手要一見或誘以家在千里今已死矣華使悵惜不已搨百本以去紫霞申公緯秋史金公正喜皆一代宗匠大加推許秋史公有曰蒼雅奇拔倜偉挺特鴨水以東未嘗有也仿博明書較之原本駸駸欲過之臨董書亦畢肖其眞凡習於東人一種木强風氣者於董書門逕大異不能仿其一撇一波而萬化千變無不爲之非具大神通力何以與於是也斐然箱抄

宜石金尙書爲箕尹欲試訥人大字書乃於練光亭盡其亭之大聯付數束紙亭可三十間作大筆以杵爲管濡毫如牛腰訥人解衣取巨繩繫筆肩胛上大

步行墨如蟻行盤中書一翼字又書戰字觀者辟易
在欄楺上迫而臨之不能辨工拙乃懸諸五十武之
外始驚結構之妙金公嘆曰戰短翼長而疎密相等
非手目之所及也大加賞與翠微申太史携入燕有
蜀士得之作書謝訥人厚有贈遺 枕雨談草

金鳴國

畫師金鳴國者 仁祖時人也自號蓮潭其畫不法
古而得之心尤工人物水石善用水墨淡彩爲之主
風神氣格而絕不作世俗丹粉藻飾之法以取悅人
目爲人疎放善諧謔嗜酒能一飲數斗其作筆必得

大醉揮灑筆益肆意益融淋漓酣醲神韻流動盖其得意者多在醉後云人有造門求畫者必餉酒自隨士大夫邀致其家者亦多置酒以浹其量然後乃肯下筆故世稱爲酒狂而其知者愈益奇之嘗有嶺南僧持大綃就乞冥司圖用細布數十疋爲幣嗚國以布付家人曰充酒材使我得數月快飮旣而僧來謁嗚國曰汝姑去俟我意到時爲之如是者數四一日痛飮至醉遂臨綃繹思瞪視良久一筆掃盡其殿宇位置鬼物形色森森有氣而其捽而前者曳而刑者剉燒者舂磨者率用和尙比丘而爲之僧見之愕然

而喘曰噫嘻公何誤我大事鳴國箕踞而笑曰爾徒
一生惡業是惑世誣民則入地獄者非爾徒而誰也
僧瞋蹙曰公何誤我大事願以此茶毗而還我布也
鳴國笑曰爾徒欲完此其益市酒來吾且爲爾改之
僧市酒而至鳴國仰而復笑乃引滿而倚酣援筆剃
者髮之髠者髯之緇者衲者衣以易其色頃刻而就
筆意愈新無迹可求寫訖投筆復大噱引滿僧環視
嗟異曰公誠天下神筆也拜謝而去今其圖尚在爲
沙門之寶云鳴國死其徒有須江曹世杰者傳其遺
法以水墨人物見稱然未得其神髓也 浣巖集

秦再奚

畫師秦再奚 英廟時以畫擅名尤善傳神大宗伯徐尙書嘗於筵中奏曰秦再奚當虎賊勳畫之日苦辭不執筆鏡黨再喝之再奚曰此手已畫 先大王睟容安忍更畫虎龍乎至今凜凜有生氣矣聞其孫窮不能自存云請令軍門相當窠除給少酬其忠義上可之仍差別軍職 兼山筆記

金弘道

金弘道字士能號檀園美風度磊落不羈人目之以神仙中人畫山水人物花卉翎毛無不臻妙尤工神

仙皴擦句染軀幹衣紋不襲前人自運天倪神理蕭爽奕奕怡人藝苑之别調也　正廟時供奉內廷每進一畫輒稱旨嘗粉堊巨壁命畫海上羣仙使宦者捧濃墨數升脫帽攝衣而立揮毫若風雨不數時而成水洶洶欲崩屋人踽踽欲淩雲古之大同殿壁未足多也命寫金剛四郡山水令列郡厨供巽數也以蔭補官至延豐縣監家貧或食不繼有人售一梅甚奇無金可易適有乞畫贄錢三千乃捐二千易梅以八百沽酒數斗聚同人作梅花飲二百爲米薪資不一日計其疎曠如是子良驥字千里號肎園畫有家

法 壺山外記

崔北

崔北七七者世不知其族系貫縣破名爲字行于時工畫眇一目嘗帶靉靆半臨帖摹本嗜酒喜出遊入九龍淵樂之甚飲劇醉或哭或笑已又叫號曰天下名人崔北當死於天下名山遂飜身躍至淵傍有救者得不墮舁至山下盤石氣喘喘臥忽起劃然長嘯響動林木間棲鶻皆磔磔飛去七七飲酒常一日五六升市中諸沽兒携壺至七七輒傾其家書卷紙幣盡與取之貲益窘遂客遊西京萊府賣畫一府人持

綾綃闤門者相續人有求爲山水畫山不畫水人惟
詰之七七擲筆起曰唉紙以外皆水也畫得意而得
錢少則七七輒怒罵裂其幅不留或不得意而過輸
其直則呵呵笑拳其人還負出門復招而笑彼豎子
不知價於是自號毫生子七七性亢傲不循人一日
與西平公子園碁賭百金七七方勝而西平請易一
子七七遂散黑白歛手坐曰碁本於戲若易不已則
終歲不能了一局矣後不復與西平碁嘗至貴人家
閽者嫌舉姓名入告崔直長至七七怒曰胡不稱政
丞而稱直長閽者曰何時爲政丞七七曰吾何時爲

直長耶若欲借銜而顯稱我則豈可捨政丞而稱直長耶不見主人而歸七七盡日傳於世世稱崔山水然尤善花卉翎毛怪石枯木狂草戲作翛然超筆墨家意匠始余因李佃識七七嘗與七七遇山房剪燭寫澹墨竹數幅七七爲余言　國家置水軍幾萬人將以備倭倭固習水戰而我俗不習水戰倭至而我不應則彼自渰死爾何苦三南赤子騷擾爲復取酒打話悤至曙世以七七爲酒客爲畫史甚者目以狂生然其言時有妙悟實用者類此李佃言七七好讀西廂記水滸傳諸書爲詩亦奇古可諷而秘不出云

死於京師旅邸不記其年壽幾何金陵集

林熙之

林熙之自號水月道人漢譯人也爲人慷慨有氣節圓面戟髯身長八尺崢嶸如道人羽客嗜酒或廢食累日不醒善寫竹蘭竹與姜豹庵幷名而蘭則過之寫輒書水月二字必連綴之或有題語如符籙難解字畫奇古不類人間字善吹笙人多學之家貧無長物猶能蓄琴劒鏡研就中古玉筆架直七千比家直倍之又蓄一姬曰吾無園圃養花此可當名花一朶所居不過數椽隙地不半畝而必鑿一池方數尺不

得泉集淅米水注之渾渾也每嘯歌池畔曰不負吾水月之意月豈擇水而照乎不藏他書惟晉書一部嘗泛舟向喬桐行到中洋大風雨幾不得渡舟人皆迷倒號呼佛菩薩僧而熙之忽大笑起舞於雲黑浪白之間風定人問故曰死常也而海中風雨之奇壯不可得能不舞乎鵝毛編而爲衣夜月明雙髻跣足被羽衣橫吹笙行十字街上邏者見而爲鬼皆走其狂誕類如是 壺山外記

田琦

田琦字瑋公號古藍頎而秀幽情古韻盎然如晉唐

畫中人作山水烟雲蕭寥簡澹輒造元人妙境筆意偶到非學元而元者也爲詩則奇奥盖人云不云而眼力筆力不在鴨江以東也年纔三十病卒于家壺山居士曰古藍詩畫非直當世寡儔可以上下百年論也昨秋余南下時訪余有惜別之意豈圖此別竟作千秋也南歸後碧梧草堂見古藍棋花書屋圖上有三截句云平生不識棋花訣胷裏槎牙苦未删獨向涪翁參妙理嫩寒清曉到孤山墨汁縱横當草書不須珠暈鐵圈於幢幢短燭蘆簾底夢落銅坑雪霽初青李齋頭一樹春五兒佳句鬬清新短屏圍住新

詩境憶否巡檐索笑人幽澹可誦顧以七十老夫書三十少年事如古人焉是可忍歟乃以一詩哭之自子遽爲千古客塵寰餘債意全孤雖云土壤非情物果朽斯人十指無壺山外記

白光炫

太醫白光炫生於 仁祖世爲人醇謹在鄉里恂恂若愚人身長大好鬚髯目炯炯有光初善醫馬專用鍼療之不本方書久益手熟以試人腫瘡往往有奇效遂專以治人爲務以是周行閭閻得覩人腫瘡甚多其知益精而鍼益善凡疔疽毒盛有根者古方無

治法而光炫遇之必用大鍼決裂疏毒拔根能轉死爲生初則用鍼過猛或至殺人然其效而活者且衆故病者日集其門而光炫亦自喜其術爲之益力不懈用此名聲大振號曰神醫　肅廟初選補御醫有功輒加秩至崇品而歷職爲縣監閭里榮之然其遇病者無貴賤疎親有請卽往往必盡心極能見其良已然後止不以老且貴爲解非惟爲技能所使盖其天性然也余年十五時內舅姜君病唇疔邀白太醫視之曰不可爲矣恨不前二日見之急治喪具夜必死至夜果然時白太醫已篤老而神識尙全能知病

死生不失毫髮其在盛時得神效起死云者非妄語也白太醫卒其子輿齡嗣爲業粗有能聲弟子有朴淳者亦以治腫名今世疔疽決裂之法自白太醫始而後學者皆莫能及焉人有病疽毒難治者必歎曰世無白光炫噫死而已矣浣巖集

趙光一

趙光一其先泰安大姓家貧客遊寓居合湖之西涯無異能以鍼名自號曰鍼隱生足未嘗跡朱門門亦無顯者跡然吾嘗過生廬清晨有老嫗藍縷匍匐而叩其門曰某也某村百姓某之母也某之子病某病

殊死敢丐其命生卽應曰諾第去吾往矣立起踵其
後徒行無難色嘗遇諸塗時天雨道泥頂蒻跋屐而
疾行問生何之曰某鄉百姓某之父病嚮吾一鍼而
未効期是日將再往鍼之恠而問曰何利於子而躬
勞苦乃爾生笑不應而去其爲人大畧如此余心異
之伺其來往遂得狎而交焉其人疎坦易直與物無
忤惟自喜爲醫其術不治古方使湯藥常以一小革
囊自隨中有銅鐵鍼十餘長短圓稜異制以是決癰
疽治瘡痏通瘀隔疎風氣起跛癃無不立應盖精於
鍼而得其解者也余嘗問曰夫醫者賤技閭巷卑處

也以子之能何不交貴顯取聲名乃從閭巷小民遊乎生笑曰吾疾世之醫挾其術以驕於人門外騎相屬家設酒肉以待率三四請然後肯往又所往非貴勢家則富家也若貧而無勢者或拒以疾或諱以不在百請而不一赴是豈仁人之情哉吾所以專遊民閒而不干於貴勢者懲此輩也彼貴顯者寧少吾輩哉所哀憐獨閭巷窮民耳且吾操鍼而遊於人十餘年矣或日療數人月活十數人計所全活不下數百千人吾今年四十餘復數十年可活萬人活人至萬吾事畢矣余聞而歎曰今人有一能則求售於世施

人以薄惠則操右券而責直俯仰勢利之間無所取則唾而不顧趙生術高而不干名施博而不望報趍人急必先乎窮無勢者其賢於人遠矣吾聞活千人必食陰報生其有後於是邦乎耳溪集

李益成

李益成 正廟時人少貧客於一宦家邀許照視疾許照良醫也使益成供烟吸益成怒不肯曰我雖微豈能向渠作僕隷事乎乃辭去專攻軒岐之學十年以良醫聞一貴人病陽明許照治之累日不效請益成診照先在座避閤中益成援筆書白虎湯照出握

手謝曰我許照也吾豈不知有此方我特老而怯未敢從袖中出一紙果白虎湯也照曰可讓此人一頭地從此不復醫矣一進而即痊一宦家子年甫二十一夕暴瘖百醫難效益成往視之過內庭見南榮上列銅器五六以錢實之益成恠問之其父曰老妻憫之令術者箋之謂鬼爲祟將以此禳之益成笑曰吾非徒善醫兼善禳法不必遠致術者乃搬列於前拾一小錢買巴豆數顆納瘖者鼻孔少頃一噴嚏而即言問故曰少年夜有勞慾火上克肺金故瘖巴豆性熱此以火攻火也其精敏類皆如是有氣節雖貧賤

厮養必殫力而療不以禮雖卿相之貴不能屈壺山外記

庾纘洪

庾述夫名纘洪隣有塾師述夫往從之學而聰頴善記誦諸生分曹課業師謂諸生曰明早有能誦離騷經者許百畫且與之賞述夫詣鄭學士斗卿門語閽者曰有庾纘洪者願學楚辭鄭公素高簡不時見及見教又甚畧述夫即歸讀及曉諸生大集述夫乃袖出楚辭背誦不錯一字師大驚述夫自恃其才遂不復力學間從奕者遊盡其技每朝講師輒以木札叩其右指曰使汝不讀書者此也然其嗜奕益甚出與

諸善奕者角無敢敵者一時推爲國手先是宗室德源君以神奕稱時有尹弘任者亦工於奕然於德源君讓一着及德源君旣老弘任乃勝之述夫以少年晩輩一朝出弘任上論者以爲德源君老弘任僅乃勝而述夫壓倒弘任方彊時是述夫德源君之敵云述夫年少時氣豪甚嗜酒善詩挾技藝遊公卿大夫間諸公聞其風爭招延上坐請觀奕無虛日而下及閭巷豪富家亦皆盛酒食邀致之述夫一下子左右觀者如堵墻至疊足立終日不能去述夫性亢傲醉或罵坐衆皆掩耳避而或且怒反詈辱焉及醒與之

語卽所言悉厭人意聞者無不悅不忍以酒過遽棄之然述夫竟以此崎嶇屢困不得志於世晩年益嗜酒自放不顧家人生業與所善友數輩相逐爲詩酒會婆娑里巷間日夜樂飲無酒則往往從人家索酒酒酣以往卽據地歌呼烏烏然竟夜不已嘗醉入隣姬家其家訴之編配南漢府尹素聞述夫才見卽命坐而飲之酒述夫醉或平覩府尹而爾汝之後有宰相白寃于 上釋之旣還爲司譯院判官隨冬至使赴燕歷覽古長城渤碣之勝遇感發處輒引滿痛飲與使臣唱和覗儕僚蔑如也同行多嫉之及歸家居

欝欝二十餘年卒年七十嘗自號春谷子所著詩卒散佚不收只有數百餘首藏于家余生後述夫二十五歲述夫不以凡夫視我每於廣坐酒樂雖平生所親識無不語困之者獨不及於余余故得其人甚詳盖古所謂跅弛不羈之士也抱才藝無所發施其磊磈壹欝不平之氣一皆托於碁酒坎軻落魄以終其身或者謂之妄人然其才實奇智慮明悟卽用之當世何遽不若人而貧賤阨窮竟不振以死悲夫余獨惜其一生所嗜不過爲一王積薪向使述夫移其所業奕者於大且遠者其可觀豈止於此而已也

金鍾貴

金鍾貴以碁名世人稱國朝第一手年九十餘而卒鍾貴之後得三人焉金漢輿高同李學述學述尚存焉漢輿與鍾貴并名而時方年少自以爲無敵嘗與鍾貴賭碁觀者如蝟漢輿目光透局橫縱背觸如駿馬饑鷹鍾貴手龍鍾下子如不勝重審其勢輸已半局矣觀者相與附耳而語曰今日一局可讓漢輿獨步鍾貴推枰而歎曰老且眊矣留待明朝神稍清衆曰古來名手未聞以一局作兩日着鍾貴以手擦眸更攬局而坐瞪視良久忽出一奇如截流斬關竟以

敗局取勝一座驚歎此可謂不畏其不誤而畏其誤者也壺山外記

金聖基

金聖基者始爲尙方弓人旣而棄弓從人學琴以琴名又善洞簫琵琶能自爲新聲敎坊子弟往往學其譜擅名者衆然卒皆出聖基下於是聖基旣負其絕藝恥爲妻子生產人有以賄交者不苟取家日益貧買小舟西湖上手一竿往來釣魚遂自號釣隱遇江靜月明搖櫓中流引洞簫三四弄聲甚悲壯江上鴈鶩飛鳴礫礫蘆葦間隣舟聞者皆起立彷徨不能去

當是時胥人虎龍上變書旣大殺舊臣漸以搖　東
宮不果然顧以勳封東城君自公卿以下不敢忤東
城君指虎龍與其徒飮酒具駿馬從徒往請聖基曰
今日飮非子無以爲懽願子少顧我聖基辭以疾不
往使者至數輩固請聖基固不往虎龍慙其徒脅之
曰不來吾且大困汝聖基方與客皷琵琶起奮髯擲
琵琶使者前曰爲我語虎龍吾七十何以女爲懼女
善告變其往告我我一死何加虎龍聞色沮爲之罷
宴自是聖基不入城好事者或載酒之江上輒用洞
簫爲樂亦數弄而止其後二年而虎龍誅宜陽子曰

高漸離舉筑而秦政折其驕雷海淸投樂器而祿山沮其氣金聖基擲琵琶而虎龍亡其膽三子者皆賤工也君子不齒然及其義有所激卒以其技成其名迺磊磊如此高雷事史記綱目皆特書至今照人耳目獨不知國史能書聖基事否姑立傳以俟雷淵集

劉雲台

劉雲台鳳山盲人也七歲失明自六歲已讀史記作古體詩失明後勤學十三誦經書讀易而有悟肆力於先後天之學大通於卜筮百無一失遂鳴于國中自號曰鳳岡先生人有來决疑事者輒隨而陳其孝

悌忠信之道故世以爲有嚴君平之風 秋齋紀異

曹生

曹生不知何許人以鬻書走於世久已故見者無貴賤賢愚皆能知生之爲生也生日出而走於市走於巷走於庠塾走於官府上自縉紳大夫下至小學童子無不走見之而其走如飛其懷袖充然者書也書已售携其贏走壚上沽飲醉日暮走而歸人未嘗知其處又未嘗見其飯食而一布衣一草屨走更時年而不易也 英宗辛卯以朱璘所著明紀輯畧有汚衊我 太祖我 仁祖之語控于上國大蒐天下火

其書戮賣書者於是國中鬻書者舉就誅而生先是
走遠方以故獨免焉後歲餘生復來走如故人頗異
之詰其故生笑曰生今在何走乎或有問生年者生
笑曰忘之已時或曰生年三十五今年問者明年復
問生年奈何不過三十五云爾生笑曰人生三十五
時好故吾欲以三十五終吾年而不加數也好事者
或曰生年已數百歲生瞠曰若安能知數百歲事耶
人不能難然酒後往往道聞見者黙考之則百十年
故事也問生苦賣書何爲曰賣書以買醉耳書皆生
有而亦解其義耶曰我雖無書而某氏藏某書若干

歲某書自生賣之若干編是以雖不知其義亦能知某書爲某著某釋幾套幾冊也然則天下之書皆吾書也天下之知書者亦莫吾若也使天下無書吾不走也天下之人不買書吾不得日飲醉也是天以天下之書命吾而以吾了天下之書且疇昔者某氏之祖之父買書而身貴顯今也其子孫賣書而家窮窶吾以書閱人多而天下之智愚賢不肖比類從羣生生不息則吾豈特了天下書也將以了天下人世也經晩子曰始余七八歲時喜見生生亦愛余甚數過余余今髮種種已抱孫數歲而生則長軀朱頰綠瞳

烏髭顧曩日曹生吁已奇矣嘗謂余曰人欲長年藥餌不及惇行孝悌陽德也子爲我喻天下人毋使苦問我也噫生固有道而自隱玩世者也夫斯言也會是老莊氏之所可得道也哉 秋齋紀異

廉時道

廉時道者許相家人也嘗道獲遺銀數鎰窮覓主乃館閣金公家物公卽淸城也甚韙廉欲仍與之不受其所亾奴傔拜謝曰向旣醉失主家嚴亟雖暫詭告幾終斃於挺矣奴有女年十許歲投前泣曰兒當以身酬活父之恩廉揮之去及逆堅獄起謂時道曰旣

無德若忍又同禍強遣出竟被執時清城判金吾奏
免其坐且貸貨使爲家商販後因貿易往嶺南某邑
遇雨村舍忽一女疾忙出拜乃清城家亾銀奴女也
言其父母已亾身旣免而矢爲君子婢妾以報前恩
裝尼服探訪日攢祝星斗今果天從人願廉感其誠
遂挈歸妻焉家淸城家側廉每爲其主鳴寃豐原趙
公訪其裔一孫在掌苑吏又聞　英廟嘗親行祈雨
時道伏蹕路奏曰釋南犴寃囚天當雨　上爲之動
容卽命放出及回鑾果雨南囚將李森出獄時項鎖
生蟲矣 委巷瑣聞

金壽彭

金壽彭 英廟時人俶儻多大節有古烈丈夫之風爲度支吏淸白自守有弟爲惠局吏嘗至其家盆盆列庭黛痕漉漉問何用弟曰妻爲靘染業乃怒而撻之曰吾兄弟皆厚祿而業此彼貧者將何業令覆之靑決決流滿渠嘗持牒至尙書家請署方與客碁點首碁如故不輟壽彭歷階而上以手撤碁而下曰死罪死罪然此國事不可緩請署付他吏行之卽辭去尙書謝止之時以民間女充宮人壽彭女與其選壽彭排禁闥擊登聞鼓凡選宮女以掖屬勿取民間

命著爲式從壽彭言也贊曰聞幼時家貧其母躬爨炊之勞竈下得藏鏹還瘞如故售其家始語曰暴富不祥故不取噫非此母不能生此子壺山外記

庚世通

庚世通字公元事親孝父没廬墓三年哀毀過節家貧爲籌司吏持身儉約有古長者風窮族貧交之不能婚葬者必經紀之胥吏之居憂者在家挂麻出則衣常服世通母没悲其服華告之廟堂白笠而外黑團領而壞色自世通始也讀書必自周易論語中庸不見邪淫之書壺山外記

申斗柄

申斗柄不知何許人好讀參同契爲承文院散員事
大文字皆照管院有事不待報而必先至不使人知
其所居如是幾年忽投狀告歸曰有寡姊無以養所
以干祿今姊沒矣何用祿爲遂拂衣而去竟不知所
終有一女綽約有仙姿持誦道書造次不撤年過笄
而未字於人亦不知所終 壺山外記

文金生員

文金生員者須寢龍鍾自稱生員 英廟時其女姪
選入宮爲淑媛門戶暴盛淑媛有弟聖國爲毓祥宮

少監而淑媛恥生員之貧欲屬舊宮禁苦辭而止聖國素猾悍不學又嗜酒及爲宮監裘馬之富聲伎之娛惟日不足儇婢健僮指顧承趨門庭喧闐日夜如市親舊之窮而食於家者皆曲謹奉之少忤其意輒怒罵若傭丐常出入街巷白鬉銀鞍酒光拂拂人皆側目生員戒家人毋納聖國饋遺絕不與來往一日歎曰亾我家者聖國也不去將及累乃謂其妻子曰今吾垂七耋雖死無憾吾將棄家遠遊以終吾身請自今日爲吾大歸之日吾當歲一來見一覲猶奇假我以八十九十所與覲者爲十遭二十遭爲幸當如

何卽日理笻屐與妻子訣遊域內名山川穹林絕谷厓寺洞觀聞輒投止止必遊衍所至常稱金生員冒母姓也故里素相知者皆號以文金生員每歲窮必來省邱墓歸過其室一宿而去八十餘留不去曰聖國死庶乎免矣忍以父母所遺之身死於道路爲烏鳶食乎家居歲餘而卒淑媛竟以罪死聖國遂亡焉

好古齋集

吳孝婦

吳氏婦者小家子也其家在十字街傍早寡與其二女居能潔酒食以祭祀隣里稱其有婦行一日天大

風其隣人夜失火急聲閧一巷婦方寢驚起走出見火及其屋勢益熾不可復入頓足號哭曰吾家兩世神主將及火矣豈可棄神主而吾身獨全乎欲冒烟火以入其二女泣挽臂止之婦不聽撇其臂奔入登樓上探主處時火益急婦未及措而火已及身遂大呼擲樓下氣絕路人聚視之身皆灼爛無寸膚完其族人舁致其家卽死族人憐之具棺槨以葬 浣巖集

翠梅

湖西公山縣有吏金聲達者爲山城守倉吏幻簿書盜米四百石事覺觀察使洪公將按法誅之指日馳

聞夜有一女兒詣幕府叩門號哭甚哀即聲達女也
手一牒悲不忍讀權辭慰遣之翌日公視衙有民衆
男女數百塡門而入譁然盈庭一女兒被髮直入上
階大號活我父公爲之改容問民衆何爲也衆曰聲
達盜國穀罪死無惜且民等非其族屬以其女情甚
矜故人捐穀一石總可數百石願以此贖其死公嘿
然良久曰吾將思而處之衆乃退而女猶蒲伏涕泣
不肯去左右亦具以昨夜事白之公惻然止其狀不
以聞女自其父始囚朝夕躬持飯飱往食獄中數年
如一日及父聞當死遂絕口不食女輒首叩獄門曰

若不食女請先死且爲詭辭以慰安之見其食已乃還其得穀於衆也用一晝夜狂奔疾走徧歷數百家家輒哀號告乞以感動其心昔緹縈以一書免父於刑曹娥赴水死抱父屍以出史傳美之然是女也能片言而動數百甿氓一朝而得穀數百以脫其父視緹縈曹娥亦有難者矣女名翠梅時年十七云浣巖集

安峽孝婦

安峽民家有女年十七嫁于伊川農家數月夫病死有姑老且盲無他子女婦縫績傭賃以供姑動作食飲皆須婦非左則右勤於夫在時父母風其改醮婦

曰人各有志何容相強況我去置姑於何地命固奇
薄任之而已他日母托病招之婦不得已詭告賽神
家相邀引姑手歷指曰饑來飯斯須水在彼仍芒芒
至家母寔無恙曰汝知有夫之母而不省身之所自
來乎婦曰非敢爾也母自有佳兒婦奉侍膝下姑則
非我莫以終其年起立將辭母曰汝言良嘉然何薄
鞠抱之情賜以淪鷄炰狗婦畧舉七捨肉母笑曰汝
豈復將遺姑耶從當有以送之蓋誘之也婦揣其意
遽向外顧矚曰離鄉久村樣不可復識兒嬰時鈿盒
交俱得好在無暗包幾塊肉竟出門奔回山日已沉

微辨一獸在前蹀躞認爲家畜之舊猇喜曰是能導我去哉遂從之步步棘針石齒披星戴月夜半乃達姑荷荷曰何其遲也取懷中肉置姑前燃燭於檠溫水於鐺聞聲甚厲有虎出庭方悟俄者之非猇伊虎也隣人嗟異之聞于知縣復其家委巷瑣聞

金家母

金鶴聲母蚤寡鶴聲及弟方在齠齔縫人衣裳餬口貧二兒從師一日聽檐溜滴地鏗鏘下視之地埋巨罏中實白鏹亟揜之無知者他日托其兄貨家索居小蔀後以夫祭日置酒邀兄至二子亦在迺喟然曰

先夫以是遺孤累未亡人恒懼其成就未果以飯我舅姑若夫之靈今吾鬢旣皤二子能繼父志早晩溘然泉壤之下足以有辭因言瘞金之事兒曰胡若是浼焉曰財者災也無故獲鉅金必有奇災且人生當知窮乏二子尚幼使慣於衣食之安則攻業不肯盡力不長於貧困之中則詎知財之來不易故移吾居寔斷吾念如干窖藏斯吾十指上辦出非比忽爾至前者也迨母壽終瓜瓞充閭人曰母之報也委巷瑣聞

高節婦

節婦姓朴其夫姓高良家子也家居南旌峴夫死百

日節婦以刃自刎而死年二十八死之日一巷驚動
入門觀者闐咽或詫或泣太息曰烈女也節婦夫之
姑之子安時喆余舍人也爲余言高病時或言飲生
人血可救節婦卽割其臂出血椀餘灌之不效竟死
無子女夫族單無可立後者節婦從容辦殯斂葬于
祖墳側旣而盡賣家產以錢五千寄時喆問其故答
曰偶然爾其夫家墳墓多異山乃潛出與守墓者錢
悉遷之聚于一山其未同穴者合之旣畢始告時喆
曰無子又無族誰復主者不如遷之使骨肉相聚也
至夫死百日之其墓慟哭而歸是夜遂引決乃今知

寄錢意余聞之亦不覺失聲曰噫烈女也余復問節婦平日有可觀否曰平日顧不踰人余曰然古之忠臣義士多如此甘於言者未必踐實有非常之德者或遺小謹節婦奚以異雖然其死也人皆可企其從容也讀書之君子猶將病其不及嗚呼洵節婦也余又念節婦雖如此其偉閭巷之賢難聞於朝雖聞無家矣無族矣旌復無所施矣悲夫於是秉燭書其事使時喆碣于其墓題曰高節婦之墓楓皐集

嚴烈婦

嚴烈婦朴氏其夫嚴載禧晩香齋漢朋之曾孫也載

禧嘗寢疾烈婦視護不少懈姑命日者推命曰婦有惡煞其應在夫婦死夫乃生婦之母聞而惡之試以他術家言亦如之婦語其母曰吾死可辦夫生不可期母慰之曰汝死而夫必生汝死可許此乃不可必而況術者之妄誕類皆如是者乎夫病日益篤婦夙夜彌勤舅姑恐其勞且病許以歸家歸寧之夕笑語無戚容臨臥語其母曰兒於父母之懷今幾年乃褫衣入母寢中撫其乳而吮之作孩提狀夜將半忽攬衣而起母曰奚之曰如廁母睡而覺燃燭蹤之臥東廂下形神離矣盃椀在側餘瀝乃鹽鹵也時年十七

嘉慶壬申之七月也夫病尋愈今年四十八其舅姓簡尙在爲余泣道之如是壺山居士曰婦死而夫則死婦之一死良足千古况婦死而夫生者乎此義可與日月爭光而乃云酷信術者區區無足辨也黙數古往見必死之地而苟生偸活名身俱滅者何限此輩使百日者揲蓍而陳死吉生凶之理終竟死乎壺山外記

河節婦

河氏居德川其大父松京人父千一徙嘉山家焉嘉慶辛未冬土賊洪景來陷嘉山千一避兵流德川賊

平千一還于嘉而歸氏于德之士人金麗璜璜亦孤
貧生一子已而璜死父母欲奪志氏不從養璜之父
終其天年始璜之沒家益落葬于深谷里德固深峽
而谷又蒿里也馬鬣槩如狐狸晝嗥氏携稚子因樹
爲巢居墓側工鍼線雇直供祭奠蓄其嬴製丈夫衣
値璜生日焚于墓歲以爲常悲其平日貧不具冠裳
也於是德之人愍其苦節囑葬師諉風水不吉移之
閒曠處塚傍起一煖房以處氏亡何失稚子益無依
父母又强之嫁氏就酖殊不死仍廬居且三十年垢
面陋衣不出房闥因裁縫往復人家必夤深夜豺虎

不敢近行人避路百步外盖化之也氏　正廟丙辰
生今年四十九守宰及使客之道是邑者往往存恤
或賜與皆郤之巳亥歲大侵人有覆氏名呈文乞賙
活郡守鄭侯憲容許米豆十餘包而氏不知也及村
婦賀氏覺大駭首于官辨僞名狀侯曰無論眞假姑
助汝薪水也氏曰唉未亾一縷存沒胡大事敢累于
官辭不受庚子春余客于湏聞氏之行過于德士人
指點氏居大山嵯峨長江波立延頸徊徨爲之凜然
平壤金志卿好古士也旅遊于德余馳書凡三復始
得其詳記之　斐然箱抄

李孝女

李孝女平壤人華之女也道光甲申春華之爲討捕營校緝盜因非辜逮獄當死女始十二歲號泣訴營府家貧乞諸道以供父八年無少缺方持飯入牢揚揚作喜色華之憂憤不食女假意曰某公出力相助勿憂不報喜華之知其妄然不覺失笑强爲之飽每朝乞到午晩乞到昏必求生物不以餘餕進也是秋女繭足赴京師鳴金蹕路胥吏輩皆感其誠曲爲之導然査不得白如是凡三度至辛卯竟得疏釋編配于茂山茂在北鄙絕域女徒步隨行竭力承養茂之

入聞女之風莫不愛慕競使妻女從遊女接之有恩義故便養之物無遠不致居五年遇赦放茂之人揮淚而送之女亦盡散餘財遍及隣里凡十三年之間行六千餘里既還居大同舘下故業益蕭然女悉意幹辦數年之際貲用稍裕律身有法於是求昏者日衆華之將擇婿而嫁之女曰父無子惟一女女若歸人誰爲養吾親者且余乞于市始就其親厚者終至於無往不丐初則黽勉而應之再則蹙頞而與之樂則爲兄弟窮則變胡越閔之飫矣今蒙天之佑如萬刼經來一朝成仙若更委身於人從夫傷孝從父違

道二之則不專天下焉有男子覡婦翁若若翁者哉
終不聽壬寅秋直指御史金公益文聞于　朝禮臣
奏曰四度鳴寃千里隨養苟非至誠何以若是合施
復戶之典以聳觀瞻至於爲其便養矢志不嫁雖出
至情未免廢倫凡婚嫁過時者嚴飭搜訪自是法典
分付道臣以此曉諭何如　上曰依於是平安道觀
察使臣某平壤府庶尹臣某具以　上諭開示女又
申前說不聽余嘗招問華之女今年三十有二稟質
脆弱言貌無異於人性安詳雅好花卉時常灌漑服
勤產業自奉甚薄而供華之頗侈猶恨不綾羅珠玉

褎華之也或曰女之行不愧緹縈不嫁於人不幾過歟余曰昔徐仲車先生年過壯不娶曰娶非其人將爲母病噫女之志即仲車先生之志也無後之辟非女子之責余故曰工於事親者可以知孝女之志也

斐然箱抄

蓮紅

蓮紅初名雲娘嘉山妓也嘉慶辛未冬淸北土寇洪景來稱兵犯嘉山郡守鄭公蓍被執不屈死之守之父與弟蓋同時遇害時紅有嬖于守聞賊報首告于官是夜賊闖入恣其凶鋒紅居隔郡舍一籬夜深覘

賊散往視守之弟被捌未殊負入其家將護得生又與衙客朴生傾家財募死士收守父子屍斂而殯之已而官軍至護喪南歸事聞　純廟下敎傷盡贈郡守大司馬落雲娘樂籍予土田復其身紅送喪至于淏經山鄭相國自永柔迎吊作蓮紅詩以贈之士大夫和者盈箱道光丙午紅旣老死平壤父老言紅居搶攘之時能辨熊魚宜加褒異圖像配食于義烈祠祠卽桂月香妥侑之所也龍蛇之役倭帥小西飛竊據平壤府妓月香密引金襄毅公應瑞斬小西飛經山相公鎭箕時立廟作迎送神曲刻石于庭枕雨談草

嶺東義婦

嶺東民男婦寄傭於京城某宦家主家子讀史記王蠋言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館師時解說女聞之告師曰頃所說願更詳教師言之女出語夫曰我今日始知人之道請從此絕盖夫乃改嫁從者有子方乳夫瞠然詰其故女曰昔者從君我只知人盡夫今日得知有不更之義從今當潔身追報夫矣君之子幼難離抱待養數年取去此足酬於君也夫怒且毆詈女堅辭不回走匿主家自後出入避路其冷如氷噫是婦何嘗非烈乎失於其末始知而悔於其

方聞忍拋腹乳之兒而不顧是更烈也委巷瑣聞

書熙朝軼事後

是書首載孝友忠義次及文學書畫琴棋醫卜以卓絕之女行終焉其貴而顯於朝者微乎微矣而已表章者皆不錄惟潛德幽光散在近世各家所述者廣蒐而裒輯不使之湮滅無稱余亟歎編纂之用心至厚而必傳於後矣余嘗按關北節壬子春觀察營南門外失火延燒近千戶惟營妓節孝晩香之門巋然而連檐傍籬皆灰燼也獰風烈燄至此若回避然晩香雖妓籍年壯而猶守紅孝養其父母故承旨黃公奎河來留咸興子舍始薦枕焉黃公還京師自矢不

更獨處不接人利誘而威脅之者式日式月踵相至也恐久而不免於强暴乃投井而死井爲之晉有記實而揭于壁者其畧如此云後數載火又發比屋盡燬亦不及於晩香之門晩香死已百餘年矣節孝之感屢著靈異異哉是年冬洪原有姜處女事處女及笄而婉慧聞於鄉里頑童徐宗業意欲通媒自知其不可求諸姜族會之日誣以會於井上贈物送言姜應元者處女之至親也比宗業而立證之曰此已有私約奚可議他適也諸宗人莫辨虛實皆黙然處女在厨下聽之念無以暴此難明之寃飲鹵即逝將窆

之夜下大雪柩行之路雪色赤廣一幅有餘自家至壙而止亦何異於三年之旱五月之霜也此皆余耳目所睹記者苦節奇冤上動神天尙激感不已附書于此以示來人

上之三年丙寅季秋朔朝梣溪退叟尹定鉉識時年七十有四

熙朝軼事